

埋

朱梅叔著

憂

集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埋憂集卷六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二僕傳

吳堂文鈔節錄

明李鄴李忠毅公有二僕。一曰任瑞，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免遊。一曰孔瑞，狀黑，體短小，而其中猶母弟，俱依公家。公家待此二人甚厚，公蒙難，家失勢，遂俱謝去。任僕投海門道，為夜不收。孔為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公械至西陵，公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公，為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道遇公，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金。其故人在西陵圖援公者，俱徙舍避之，竟分所齎財，乃已。而孔僕在家時，與營中二將，將突入公家，取器物去。復為告匿狀，投副將，逼取公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其叛主之惡，皆如此。未幾，某副將使孔僕持急書至省，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途中一人，刀笠擔囊，稍稍就近與語，知各為某營健免齋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對飲，卧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燭。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行，吾待後曹須次至省，與若酣飲。」吳山某酒家，遂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間，與父相遇，大喜。共齋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視，忽大怒，立命人拽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一辨語。父子頭已並落，蓋途中所遇健免，乃山寨謀者。

持論降檄方酣寢時已潛易之矣。而任為夜不收數年。以罪除糧。日縱博大嚼。乾立償酒家。資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卧榻上。無面出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有一屍抱一屍浮出。其一屍即任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飲得醉歸。坐橋上。謂其家卧榻上仰卧。墮磕橋下石。故其死腦碎。或曰。人有墮水死者。其魂常為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為鬼拽入水中。故相與抱出。要之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即彼亦不自知其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叛主。賊亦太奇。已可畏哉。可畏哉。

### 段珠

雍正時。石門有段七者。以拳勇名天下。其妹名珠。從乃兄學藝。絕精。年十六七。與韶麗絕世。一日有少林僧訪之。叩其門。七不在。妹從樓上應之。僧戲之曰。既爾。使老僧得近芳容。豈不更勝乃兄。此天假之緣也。女怒躍而下。以鞋尖蹴其兩太陽。洞入寸餘。僧目突出而死。嘉慶初。苗匪擾川楚。齊林者。本襄陽總役。習白蓮教。破案伏法。及其兒之富。等既反。迎林妻齊王氏為總教師。諸賊聽其號令。賊首也。謂之齊一寡婦。最悍毒。大書旗上曰。替天報仇。勢尤猖獗。久之乃敗。賊定教匪。述編謂其姿頗豔冶。雙翅纖細。借羣狼豕。野逐山眠。名冠諸賊之

首真人妖也。相傳齊二寡婦。每臨陣。戴雉尾衣紅錦戰袍。於馬上運雙刀。趨捷如飛。所向無敵。有時翹一足。自山頂疾馳而下。注坡蓋澗。從無蹉跌。其勁捷亦可想矣。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鬪。為羣賊所服。後為官兵敗於卸花坡。俱投巖死。

金三先生

金三先生者。武陵人。其拳法得乃祖石音之傳。嘗以授徒來邑中。一日與其徒演伎於烏將軍廟。有孔六者。方壯年。自負其勇。欲試金。出不意。騰一足起。金笑曰。勿惡作劇。駢二指插入鞋縫中。其足即不能舉。視之鞋圈脫矣。而足不傷。蓋適當其凹處也。既而出。至山門外。有數雀棲於池南戲臺之顛。金探囊中。出一彈丸如梧子大。置食指上。笑謂孔曰。請為君落彼第三雀。即以拇指撥去。此雀乃應手墮。孔乃大服。孔言金前以保標至山西。嘗獨行至山中。遇一青兕。追之。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溪。深數丈。金乃面溪而立。視其及。猝竦身以雙足蹬其背。兕跌入溪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練柄鐵椎。其重乃不下五十斤也。

讀律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謀法也。其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其書。村學中往往以授

生徒今未中大理港陳氏人多以遊幕為業。其子弟自幼率皆讀律。有一人自讀四子書。更不讀他經書。而專讀律一部。以此遊屏。屢試優等。蓋其書箋註詳明。引證多本經史。較鄧思賢更勝矣。

賣詩

蓮花莊閔生。某中丞公峙亭之孫。太常卿絨三之從弟也。中丁卯副車。其人落拓不拘。性嗜飲。面頰如赭。嘗衣敝縐袍。若破鞞。垢膩如鏡。日向街頭索醉。有與談文藝者。輒高談雄辨。旁若無人。尤長應制詩。常以賣詩自給。每首五十文。詩文皆頃刻成。然所得輒隨手盡。以是每不免枵腹論文。馮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嘗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今閔生不必插標於市。而價又速增於仇。則固後來居上矣。

詩識

徐鶴舟。吾鄉詩人也。少時以梅魂詩為程均軒先生所賞。以女妻焉。未幾病瘵。困床褥者三十年。竟不能娶而卒。程氏以處女終年。踰六旬矣。鶴舟未死前數月。賦殘荷詩四章。自是逆絕筆。人咸謂為詩識云。

秋燕詩

戊子之秋。余館於新城馬氏馬生鍾英。以秋燕詩索改。余嫌其後半不免應制氣。為改之曰。落月空梁驚斷夢。秋風古巷怨斜暉。天桃穉柳都零落。猶自喃喃戀繡帷。纔擱筆。而余妻吳氏計音至。與歸家敘畢。即赴武林鄉試。未及返。而幼女阿盈又死。始悟前詩之不祥也。

樊遲廟

余嘗偕金古春至崇明遊樊遲廟。廟中香火頗盛。雨至。廟祝以魚鱗一片覆醬缸。其大如蓆。其廊前懸甕。燈二色。瑩澈而白。諦視非玻璃。亦非明角。訊之。廟祝曰。此乃鏤魚目為之者。相與嗟異。久之。余謂古春曰。樊遲本齊人。未聞其曾至南海也。何由為此間所崇祀。廟祝笑曰。二客亦知孔子之所以為聖人乎。余曰。不知。廟祝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洲。見仲尼與七十二弟子遊於海中。與魯人木杪。令閉目乘之。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其杖。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人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人乃大城曲阜。既畢。而齊寇至。攻城不克。而還。此所以為聖人也。惟是孔子素性廉介。在海中飢不得食。諸弟子亦束手無策。惟樊遲從來好利。乃至此地。販木棉。以給衣食。其後更販至口外。地方與易。皮裘來吳。售之。獲利至鉅。萬後。值吾邑大飢。樊遲輒以粟來賑濟。飢民始賴以全活。及其沒。邑人思之。故祠祀至今未絕也。余顧謂古春曰。汝聞之乎。今天下之廟貌。巍煥。血食一方者。

大抵皆樊遲販棉花之類也。一笑而出。

昔在常熟方塔寺內有一青魑菩薩。即睢陽張公跡也。赤髮藍面。口啣巨蛇。作夜叉狀。或言公自天死。當為厲鬼殺賊。此蓋厲鬼之狀。吾邑東平廟。其始本亦以張公與顏魯公並祀。今改城隍廟。其神猶然黑面虬鬚。怒目怒視。蓋流俗無知。仍沿其舊。伍髭鬚杜十姨。亦何地無之耶。

### 施氏

吾鄉有施氏者。其父嘗在余家主會計。父歿。嫁為賈人婦。常來余家。其後貧乏。不能自存。遂自縊死。適有養媳曰阿福者。入房見之。而號。其子奔視。則懸於梁間。披髮亂動。口中白沫流溢。急解而救之。踰時始蘇。後至余家。自言其時亦不覺痛楚也。越二年冬。吾母方撤席。午前施來哭之痛。余姊妹勸之良久始止。然猶流涕不已。勸之食不食。將晚。乃告歸。留之不可。涕泣而去。迨夜。其次子某方與眾客飲。忽其鄰某奔至。呼之曰。汝母已縊死。與其子奔救之。竟不復活。

嘗聞縊於桑樹及床欄上者。皆不可救。里中蔡阿三者。素無賴。後與同里沈某有隙。至其家門前。叫罵不已。沈父子皆避之。一日曉起。忽傳蔡已縊死。沈氏桑地中。余往視之。見其

懸於梁間。一足踏地上。其右足亦著地。而屈其膝。但口中舌微吐出不及半寸。此其死時。亦未必能知痛楚也。

又余將氏表弟婦張氏者。少時性頗剛。後得顛疾。療治經年乃愈。且更柔婉。好奉佛。於是舉家相愛。然年踰四十。自縊已兩次矣。又數年其家將祀神。予表弟入索香燭。適僕妾皆不在。張氏請至佛羅中取之。遂自上樓去。良久寂然。予表弟不耐久俟。走視之。則已縊於梁上而死。後余從姊為余言。半年前似嘗言每行時。輒有四人相隨。中一美婦。人衣紫綾。襖兒半臂。常顧而笑。其前一人鬚髮皓白。方袍幅巾。似廟中所供土地像者。其後二人鬚髮亦蒼。似五六十歲人。三人間或不見。此婦輒引入一洞戶。比醒始知已就縊。今竟不免。觀此與施氏則遲速之數亦無可強也。

空空竟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府。舟泊京口。忽失其項上。所掛數珠大驚。傳地方。著令嚴緝。限一月內交出。縣官受命。退即飭役各處緝訪。了無踪影。無何限期已迫。追比俱窮。令某焦思無策。乃離署微行。密訪數日。至勾曲山後。遇一韶麗女子。衣絳絹衣。弓鞋窄袖。行絕壁間。採女貞於樹下。上如飛鳥。異之。伺其歸。尾至溪邊。入一洞穴。某亦蹑入。其中大可數



畝而幽折地旋迥非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槿籬縈繞一老嫗滌器於竈見某訝曰  
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具道來意嫗微笑曰哦想又是吾女與貴上人作劇耳此女  
憨態未改致貴官惶急至此自當懲之但此時不知何往姑請歸明日當令送還貴官於午  
前至報恩寺塔頂攜取可也某悚然敬諾而出疾馳稟太保太保不勝駭異次日命副將某  
率兵往環塔鼓弓注矢以待至日中眾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光譬如飛電而數珠  
已掛於頂一時萬弩齊發渺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梯而登取珠下珠上繫書一封題  
曰空空兒手絨以呈太保拆視大略言其莅任以來挾威以擾士民挾術以欺君上挾勢以  
辱長吏以訶察縱武弁以羅織為腹心以凌辱稱孤立濟會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疆之任  
心懷鬼蜮之謀一方徧罹荼毒而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速  
圖悔改仍蹈前愆即當取公首級以為為大吏者戒云云太保讀畢毛骨悚然其貪暴從此  
稍戢焉。

鬼燈

桐鄉徐小山家三家村嘗至郡中歸舟至永興堰已薄暮忽濃雲四布風雨交作天黑如漆  
不辨東西舟子大怖進退失措徬徨間倏睹林薄中磷火一點光巨於燈漸移近岸閃影晶

瑩照水如白晝舟行則燐亦行如為導引者直至村中大虹橋光始不見計所照水程已三十餘里矣此可石所述以為小山之善報云然余詢小山於此地旁迤初未嘗收殘齒朽骨小山素精風鑑而此處未嘗為人營穴亦並無祖父塚墓也

外史氏曰唐段成式金剛經鳩異貞元中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後韋薨賊聞知留後先君舊與關不合聞之連夜離縣關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雨出郭二里見火兩炬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跡云云然小山素亦未嘗持經咒即成式之父所遇導火亦未必果為誦經所致也

祭鱷魚文

崑甸國在于吧薩國之東南沿海順風行約一日餘至其地海口亦荷蘭番鎮守洋舡俱灣泊於此由此買小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又東北行約一日至萬喇港口又行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為沙喇蠻皆中華人淘金之所乾隆間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其地其人豪俠善技擊能得衆心嘗有土番竊發方伯率衆平之又有鱷魚為民害國王不能制方伯為壇海濱陳列犧牲取昌黎祭鱷魚文宣讀而焚之頃之風雨大作鱷魚遁去其患遂絕於是

華夷皆尊為容長死而祀之至今云。此與前人書韓文後者相似。所謂文章有神。其信然歟。

### 射兔

泰安富室周某者。性好外。嘗蓄一變童。姿極妖媚。與周寢食必俱。情好頗篤。呼為張毛弟。未幾張死。周為瘞於秦觀峰側。數年後有獵者。持弓矢入山射獵。遙見殘雪中。一兔方與狐交。逐而射之。中其尻。兔帶箭而逃。入一破棺中。即之竟不見。但存一枯骸而已。或言此周氏所蓄張童之塚也。今固應與狐魅為偶矣。獵者悚然。投弓矢而返。自是遂不復獵。

### 馬宏謨

彰德馬生名宏謨。素以操行自許。年踰壯尚未娶也。嘗言人以魯男子為鉄石心腸。然已亂男女之別。吾竊笑其柔情未斷也。人謂其不愧斯言。父若虛老矣。館於富室趙氏。每入夜輒先就寢。一日其徒二人以課藝未完。若搜至半夜方始脫稿。忽見壁上所懸關帝像。自幘中冉冉而下。二人大駭。將逃。帝君止之曰。毋恐。吾非禍汝者。遂索觀其草稿。為之點竄講解。皆精妙入神。良久仍歸。畫上二人重加繕錄。次日以呈若虛。若虛閱一過。並皆佳妙。訝其進學之速。詰得其故。懼崇之見及也。託故辭歸。以語家人。宏謨聞之笑曰。此畫妖也。從來妖由人興。幾見邪魅而惑正人。端士也。既吾父惟怯不敢復留。免請往代攝其事。看此妖敢來魅我。

否。若虛阻之不得。束裝徑去。託父命以進。主人姑為下榻。馬顧自是齋中神像。竟不復下。人咸謂生之正氣。雖鬼神亦避之。與生亦益自負。後值重五。塾徒皆散。旅窗枯坐。不禁思鄉之感。遂信步至後園。其中亭屋頗極幽邃。遠望東畔一小池。荷花已開。急趨之。池上有樓翼然。意將登覽。以豁幽懷。而扁鐫甚固。正徬徨間。忽雙扉呀然自啟。一二十許麗人。迎門執扉微露。以手相招。風流靡曼。世間無其匹也。生時方欠曠。乘輿從。入女轉身上樓。生亦拾級隨上。直前擁抱。此女忽變一厲鬼。被髮相攬。駭絕急奔。及梯而仆。忽頭上砰然作聲。其左足已為樓扉所壓。而身倒懸於下。大嗥羣集救之。竭力啟扉不可得。其主人仰視久之。心知其異。急出呼一犬至。取械擊之。犬嗥聲大作。而生足脫然出。與扶掖至齋中。細詢其始。生此時神魂喪惘。不覺吐實。主人從旁笑曰。先生不知。此樓向為狐魅所窟。故終年常扃不啟。不意先生乃亦為狐魅所惑也。眾皆粲然。生汗顏不能仰視。翌日乃以足蹇辭。主人歸。竟不復至。外史氏曰。馬生色厲而內荏。意其生平醇謹如微生高之直。張君瑞之遠色。有足以盜取虛聲者。然未有實學。故無定力。其卒也。遇尤物而迷亂。失次至此。幸此妖忽現。變相以相戲。雖傷其足。而不至失足焉。然其失足過半矣。

戴曠如戴家山村人。業瘍醫。而門可張羅。一日有遊方道士。葛巾布袍。造門化齋。自云自茅山來。戴具雞黍以飯。款洽頗殷。道士德之。啟皂囊出丹方一卷授之云。此方傳自孫真人。真人得之老龍者也。今後第以此濟人。一生吃着不盡矣。戴感其意。請為方外交。道士亦喜。遂與定交而去。後數日復至。謂之曰。前所授方雖妙。須辨症施治。僕尚有小術。君欲得之乎。戴大喜。請教。道士於懷內出小竹筒授之曰。此中有人。呼之可出。若遇疑難。問之無不應也。兼授以符咒。戴欣然去。其塞咒之一小人出。長二寸許。眉目端秀。可辨。纔至地。驟長丈餘。金睛閃閃。青面披髮。兩齒出唇外。贏寸。戴大駭。哀祈收去。道士笑曰。以君回善士。故願以秘術相傳。乃反見疑乎。但此物既入祠之。須得十金。乃不復出。戴乃謀諸弟。貸金以獻。道士從容攫取入筒。初不覺其隘也。納筒於懷。長揖而去。

外史氏曰。從來僧士羽流。多以幻術欺人。以余所見。其為所欺而受害者有矣。未有獲蒙其利者也。往時郡中有楊道士者。故府小吏也。善以禁咒療人疾。有延之者。輒往。然不受僱。若須齋醮者。則取贓資焉。以其必延他羽士也。以是人皆信以為神。余嘗館於鈕氏。其第三子某病已垂危。諸醫束手。乃往延楊。楊至。命取白雄雞一。并水一斗。至病者帳前。具香燭。口中喃喃咒良久。取雄雞裂其首。向空擲去。及墜地。視之曰。疾尚可為也。隨取水畫符在上。擊與

病者曰。若要活。當飲此水。時其子沒使久閉。勺飲不納者數日矣。且昏不知人。聞其言。忽若夢醒。就手中一吸而盡。放頭便睡。至夜半。乃覺遺溲盈斗。於是舉家謂可幸更生矣。楊謂此有冤業。尚須懺悔。次日乃為招黃冠數輩。廣設壇場。迨暮滿堂。鈺鏡鼎沸。旁列燭籠數十。爛若白晝。方披髮仗劍升壇。禹步作法。忽老僕自內奔出曰。三少爺已絕氣。汝輩可收拾回去。楊及同伴皆失色。倉皇間。堂上鐙火皆滅。闌無人矣。此可為發一大噱也。嗚呼。吉凶由人。窮達有命。人之覲幸富貴。而妄求非分也。其不為茅山道士所笑者。幾希。

葉太史詩識

秀水葉太史維庚。嘉慶甲戌進士。以翰林出宰江左。時嘉慶己卯秋試。應聘入簾。八月十五夜夢有人邀至一處玩月。且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水調歌頭一闕。俾和之。和畢。復引至一官署。遊覽殆徧。問其地曰。澄江。亦不知其在何省也。遂醒。後丁內艱。由寶應令量移江陰。因忽憶前夢。蓋江陰一名澄江也。故其留別寶應紳士詩中。有料得下車圓舊夢。澄江真箇月分明之句。次年遂卒於澄江。一時以為前定。按公作宰有政績。及卒之前。一夕。二鼓後。宅門已閉。其門役忽見燭籠數十。掩映門外。於門隙窺之。見有靖海伯字樣。靖海伯。江陰城隍封號也。既聞嗽聲。而沒。閱日。城隍廟道士某。夜夢一神語。云。官舟適送葉太爺至東嶽。

為羅鄴山都錄司命。櫓後為樹枝所損。宜亟修之。道士醒而異之。及曉視。喪司船左裂一縫。於是知公之沒而為神也。

外史氏曰。太史少有文名。余於嘉慶甲戌讀其德之不修全章會要。愛其天機駿利。理解清真。因手錄以為揣摩。既聞其未第時。嘗館於白石浜沈氏。有僕素無賴。見公文弱。嘗恃酒嫚罵。公方晚飯。笑起酌而揖之曰。若有觸忤。明日再容負荆。此時能更飲一盃否。僕慚而退。及主人出問何事。公曰。無他。頃渠以醉仆於地。故號救耳。公尤好學。一日方夜讀紙窗下。聞窗外窸窣之聲。視之。窗前一女子。淡粧縞袂。已將紙窗舐破。含笑相招。遂拈筆題一詩於窗曰。挖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今宵倘逐文君去。正恐芳心也自羞。題甫畢。忽聞裂帛一聲。此女已化作縊鬼而沒。未幾公赴省試。與同伴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夢至一處。見廟貌陰森。旁列鬼卒。殿上一人冕服中坐如王者。有二人侍側。如判官狀。公急趨俯伏階下。王者命之起。賜坐。窳顏曰。聞汝砥志頗堅。且文名藉甚。自應擢為好學者。勸。但檢汝祿籍。應以優貢生終身。奈何。因左顧。命取陰陽簿檢閱。至一行。諦視笑曰。善哉。是其長厚而有度也。繼檢拒弄女事。復笑曰。是其嚴正而有守也。此二事足以請於帝矣。但從此尤當勉行勿怠也。遂命鬼卒送歸。醒而異之。是科竟登第。夫以公之績學。猶必藉陰德以顯。况其遜焉者乎。以此

見冥中之重德行。更勝於文章也。

奇獄

鄭夢白先生宰星子。邑民楊翁者。晚得一子某。自幼循謹。翁極愛憐之。為聘童養媳某。心性亦柔善。後二人皆長大。為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無何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床。而新郎杳不知所往。驗婦屍并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焉。不解。覓其子不得。遂命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屍腐爛。為言其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瘞婦。以滅跡。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並非女屍。乃一六七十老翁也。其屍鬚髮皆白。背上斧傷痕數處。先生益駭。問翁。翁亦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無如何。始命瘞棺。而以翁返。訟繫之月餘。忽報翁子自投。亟出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相狎。戲搯其神澤。匿笑方劇。而婦忽寂然不動。挑燈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冤。蓋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為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其子。釋翁歸。顧婦屍何以忽易男屍。且屍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屍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已請吏展期。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



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卻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言先涕。良久備述其詳。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初婦既倉卒被瘞。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氏。為木工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挖棺出之。婦本少女。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之致死。即以屍入棺掩蓋畢。攜婦還。逼為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猶得見翁也。翁聽畢。泫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次到家。忽途中一少年負鋸。茫茫然來。瞥見婦大駭。將行。篡取婦罵曰。妾向以荏弱為汝所劫。今天幸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旦夕。尚敢肆惡。乃爾乎。翁於是知其為某也。者忿與爭。村中人咸集。相與執縛。詣縣。兼攜婦為證。先生出一鞠而服。乃釋其子於獄。婦見其枷鎖。即當不禁掩泣。先生憐其嬌痴。又能為乃夫雪罪。皆怨之命。翁攜還。復詣伉儷焉。蓋是時某至南康傭作。比反行。道至邑中。偵其事。不意適值翁與婦也。

外史氏曰。楊氏子以憨戲而致死其婦。乃翁又以鹵莽而誤瘞其婦。其不免刑獄也。亦宜然。

非其罪也。若寇某者，本以見色而動，乃至甘心於其叔而不惜，使非翁與婦遇，則此案雖臬陶不能定矣。即幸已遇父，而某亦在家，則奇冤猶未易灑也。幸也。某既出門，而翁乃過之。翁以婦歸，而某又遣之。此其中殆有天焉。然非先生之清慎折獄，恐有掩蓋而周內者矣。是皆可紀者也。

譎判

乾隆間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起鬻菜於市，得錢以養母。一日道中拾遺金一封，歸而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見之，駭然曰：「汝一窶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驟獲多金，恐不為汝福也。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將遭鞭責，或逼償致死矣。」促持至其所以待遺金者，適至，遂還之。其人得金，輒持去。市人咸怪其弗謝也。欲令分金以酬，其人不肯，詭曰：「余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適某官至，詢得其故，佯怒責菜者，笞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止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舉金以授賣菜者曰：「汝無罪，而妄得吾笞，吾過與公聊以是償，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又崑山張潛文，予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時稱其孝。為性好施，漆工祁天章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金勸之娶，祁喜受之。去，明日過之，察其有戚容，詰之，不言而泣。出詢

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張返取金如前數。往問之曰。昨爾金已遺乎。曰否。張曰。爾無誑我。我已聞諸人矣。出金袖中曰。此非爾所遺乎。祁大喜。以為真其所遺也。直受不辭。又嘗遇一賣菜傭。亡其百錢。忿欲死。張託買菜。呼至家。令家人稱之。而陰納錢菜中。及墮地。張佯驚曰。爾錢故在乎。其人大喜。拾取收餘錢而去。用是家中落。而施終不衰。人呼之張善人。外史氏曰。李氏子以賣菜傭而拾得多金。誰能復拾。乃以母之一言而還之。絕無難色。即平日之事。其母可知。若其母固菜傭之母耳。而明達乃如是。此其於去取之間。與王陵之母何異。祁天章者。既已遺其金矣。乃問之而不肯告。其介可知也。而皆卒享其利焉。亦可以見天之報施矣。而張公之為人謀。何其厚且篤歟。善哉善哉。孰謂今之世。而猶有斯人也。

錢六人

錢中丞鑄。始嘗筮仕江右。偶以公事經龍虎山。訪天師。甫入。見天師笑迎曰。公貴人也。適繞本縣城隍司來。見坐談未畢。忽倉皇起曰。平湖錢大人來當謹避之。已疾趨出矣。公不信。天師笑曰。城隍頃以走太疾。至庭中一足踐潭水中。如不信。請至其廟覘之。可也。公猶逃謝不遑。既而出。試往廟中驗之。其左足泥痕猶濕。

夫婦重逢

康熙時耿逆作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中途遭寇掠夫人為賊將所得將犯之泣曰妾本將從夫之任今滿地風烟重逢亦未可必自顧荏弱無依幸將軍見憐得以蒲柳之姿奉侍中櫺於願足矣然妾固世家女祖父皆前明顯宦苟合所不能堪若得備禮而後薦則可以永締白頭耳不然請就刀俎賊從之夫人故善飲及合盃著意勸酬賊已醉屢欲犯之夫人索金斗滿斟自飲然後更斟一盃手持以進曰今夕妾之侍飲天緣也請將軍更進此杯共諧好事豈不更增佳趣乎賊益喜笑曰佳人愛我哉就手巾一吸而盡然不覺玉山頹矣時漏已二下夫人尚將獨酌命侍者取飲侍者出亟起就賊腰間袖佩刀刺之立斃遂隱身門後伺侍者入斬之扁其扉由寨後潛逃幸中夜無覺者天既曉乃毀妝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至西安乃嚙指血題絕命詞於壁將投井死村人救而免以告邑宰宰詢悉顛末為之惻然且嘉其節姑留署內為女公子師乃出示訪王所在未幾王忽至投刺謁宰延入細詢厯難狀王語及其妻流涕不止宰亦為慘惻也者然不以夫人告也退而陰使其夫人治饌以進酒半王復泣下宰伴問故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其斷慈亦以寸為度對此不覺感觸耳宰伴為太息既請以妹妻之王曰亡荆此去不知其存其沒高誼所不忍聞再三強之終不可宰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夫人歸之戒婢僕蒙夫人以巾扶

令交拜。王輒轉身面壁，絕不一顧。其夫人固聞其謀，至是則悲喜不勝，更難少忍。泣而語曰：「王郎王郎，乃猶念及糟糠乎？王驚顧，乃其妻也。遂前相持而哭。各述流離之狀。至賊中之事，王益痛哭不止。宰從旁解之曰：「賢閨此事，智勇兼之，足與費宮娥並傳矣。不獨節義可欽也。僕以為當喜不當悲耳。」王乃收淚拜之曰：「非老父母收恤之恩，亦何得復見於此時？」王文憑已失，宰許為詳咨補給，俾攜之到官。夫人願拜宰為父，宰遜謝不敢入閨。後歲時餽問不絕。若兄妹然。王尋以行取擢御史。

蔣季卿曰：此事余嘗見之熙朝新語。其間夫人為賊所得一段，則新語所未詳也。而前後亦間有增損，或謂此先生潤色為之耳。然先生多聞，其所據未必皆新語所可賅，乃其文則以奇而生色矣。

### 宮偉鏐

偉鏐，字紫陽，號紫懸，秦州人。崇禎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國變，難臣鈔謂其與鄭二陽曾櫻、施元微、張伯鯨、汪維效、翁希禹、臣北斜、陳子奇、胡遇凱、施升禮、良友史、夏隆巖、通林、飭、王宗簡，皆能潛身者也。入國朝，兩以荐起用，援終養例辭歸，築室於小西湖遺址，閉門著書。有春雨草堂集五十卷。以子夢仁貴，贈光祿大夫，蓋遺民也。顧偉鏐本中崇禎癸未十八名進士。

而其孫懋言亦中康熙癸未十八名進士。且俱係詩四房。房者俱係翰林李姓。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覺而喜曰。此繩其祖武之兆也。果中式。如其言。則乃祖之精靈未泯。豈故國故君之感。久而漸忘於懷。而亦以其子孫之貴顯為榮耶。抑豈別有所憑耶。

海大魚

南匯縣志。國初有大魚過海口。蠕蠕而行。其高如山。過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嘉慶丙子。海州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剜去。長三十六丈。自脊至腹高七尺有餘。居民咸鬻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聞。然以較南匯縣志所載。則渺乎小矣。

或言崇禎初。海外忽涌一大魚。至朱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鳥獸遊人。舣舟而上。憑眺登臨。漸成蹊徑。或把酒賦詩其上。有以篙楫觸其鱗鬣者。魚負痛一動。搖浪湧濤。飛舟輒覆。乃相戒曰。此必神魚為龍王所譴。謫而來。暫爾失水。勿犯也。後上江秋漲。洪濤大至。一夕擁魚負山而去。

車夫

淮安太守趙公璠。嘗因公赴徐州。途次見推小車者。將客人行李。拋擲路旁。怒形於色。不願推送。客錯愕無所措。趙停車問之。車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僱。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尚不知其姓。今

日偶問及知伊姓秦。小人姓岳。安能為仇家僕御耶。趙大笑。乃諭之曰。秦岳之仇。乃六百年前事。爾何憾於客耶。車夫乃悟。趙與之錢二千元。命仍送客往。此與皮匠殺秦檜事相類。真赤子之心也。此熙朝新語所紀也。余幼時嘗聞父老言。皮匠因觀優。至掃秦一劇。不勝憤激。取皮刀直奔台上。將秦檜殺却。不禁失笑。今讀此紀。益喜此言之有徵。而忠義之動人。乃如是其深且速也。周忠毅公薺州。嘗為杭州司理。到任後。同僚公譙演劇。至秦檜東窗畫計。公奮起。前毆秦檜。幾斃。遂散。次日。或問公。是時主人有何開罪。致此忿怒。公笑曰。無他。亦一時義憤所激耳。蓋至性之在人。固無分乎賢愚也。

### 奇兒

吳縣民家一小兒。方八九歲。每日往塾中讀書。迨暮歸。必已昏黑。其父寒賤。志不在讀書。又以兒尚幼。一日詣塾師。叩其遲歸之故。師訝曰。每日放學時。日猶未落。何嫌晚也。某言其狀。師疑其中途或與羣兒遊戲。是日兒既出學。潛躡其後覘之。兒輒疾馳至范墳。以書包授石人。石人即舉手捧持維謹。兒乃跨石馬疾馳至山巔。復馳而下。往返數四。顧盼自如。師不勝駭愕。伺其至平地。疾呼之。趣其早還。兒驚顧見師。策馬馳去。更不復返。此道光二十年事也。至今其石人手中。猶牢握書包不釋云。

埋憂集卷七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賈義士

賈義士。逸其名。山西汾州人。挾其貲。以放債營利。往往徧天下。義士嘗之楚之安陸。安陸人樊巖者。方設藥肆市中。義士貸其貲。而依以居。甚相得也。巖長義士十一歲。呼義士為弟。居年餘。巖病將卒。謂義士曰。始吾以營業之資。勢且殆矣。自弟來吾家。中小裕。弟之視余。猶兄也。今不幸中道分離。吾死。以妻子累。若與義士涕泣許諾。巖婦某有殊色。性狡而淫。巖亡未三月。即思卷其資他適。邑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其重資。遽遣冰往。既成說。與樊氏宗族羣起爭之。不得。則請終其喪。弗許。請待期月。亦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恚曰。若何人斯。而亦欲與吾家事。吾且還若資。逐若出矣。義士不敢復言。然居常忽忽。不欲生。數日亦遂病。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走告婦曰。而果欲嫁乎。而家簿籍。皆吾經管。而貲大半吾所貸。若以償。而所餘貲幾何。且而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岑寂。欲謀家室久矣。而若為吾婦。是而喪夫有夫。肆中事皆可無改。即而子可為吾子。豈非兩全之道。婦大喜。遂與李氏絕婚。諷吉與義士成婚。李氏爭之。將控官。義士使人婉告之曰。某氏與賈相處久。今將却



原聘而琵琶別抱。其情可知。君馬用此不廉婦為李亦頓悟而止。由是安陸人莫不譽義士。而笑樊巖之所託非人焉。及成婚。義士感設筵宴。招其鄉親與飲。大醉。夜漏已深。義士玉山顛。與眾相與扶入洞房。覆以香衾而去。婦遣女僕出。卸裝就枕。撼之不醒。低聲呼之。則軒聲鈞鈞作矣。婦輾轉不能成寐。乃赤身以下體暱就之。義士驚覺。小語曰。佳人愛我哉。語甫畢。沈沈睡去。無何鷄既鳴。與義士急起曰。昨日余真大醉乎。今某夥將赴廣州市藥。尚有一事未處置。舟得母已發乎。曳履而出。自是遂託病。酒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得。數月。婦不能堪。詭言交作。義士使人為好語謝之曰。屬有微恙。故久使汝孤另。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婦已微窺其意。乃出索離婚書。義士約以明日。次日值巖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巖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及其躬。願婦曰。汝向謂吾異鄉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為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諸梁。拔佩刀。割取腎肉。熾炭於爐。炙之。陳於靈几。復三揖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饜。因取啖之。且啖且罵。婦哀號乞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已四十。其子年十八。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義士為樊子聘為婦。遣往從學。晝營生業。夜則課樊子讀書。數年。入於庠。乃為涓吉完婚。為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為樊兄所託。非娶婦不

足以制其死命。十年假夫妻。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也。今兒幸成立。婦亦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尚無子。吾妻獨居。為樊兄故。避我十年。今將歸而生子。與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賫數百。今已贏數千。謹守之無忘。乃父創業艱難也。既而慨然泣下曰。樊兄樊兄。今而後可以瞑目於地下矣。遂即日僱騾車。輦行李上道。樊子涕泣留之不得。乃分與千金。揮手不顧而去。于是安陸之人。爭嘆樊巖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愈愚集所書。略加刪潤錄之。其間自及成婚以下一段。余特為之補書云。自古忠臣烈士。皆有暇然而不欺確乎。其不拔之志。而後白及可蹈鼎鑊可赴此非豪俠狗名者之所能勉為也。觀義士之以醉卧自全。其時非終夜不醒也。以婦之百計求合。而卒無以動其心。此其事視黃石齋先生之與妓共被而眠。雖自有別。要其志固不可及。蓋惟有不負死友之心。而後可與婦為婚。可以受千萬人之笑罵。而卒有以自白於天下。所謂使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乎其言。義士誠有無愧其言者。推此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亦何事不可為哉。愈愚子儼以程嬰而謂嬰之存孤。乃甘冒不韙。而受賣主之名。其事更難于杵臼諒哉。

姚三公子

姚三公子。仁和人。父某。嘗巡撫湖南。公子生貴。遊喜遨蕩。不事詩書。值春暮。從一僕至吳山。火神廟觀劇。遇一中年婦人。偕少女自廟中酬願。還窺女年約十七。八容華絕世。然梳粧淡雅。靜若雪裏幽蘭。公子愈益好之。尾至鼓樓側。有老嫗從門中招之。婦降輿。攜女入。公子徬徨其側。僕勸之還。曰。日已將曛。奴識此嫗。少時曾在府中為繡工。如公子意。猶有未釋。請暫歸。明日更訪此嫗。事當可圖也。公子悵然返。竟夕不能成寐。天既曉。即喚僕往嫗家訪女踪跡。謀納為妾。嫗搖首曰。大難大難。女家故小康。婢妾必不能堪。且既有家矣。女又秉資貞靜。即欲訂密約。誰敢入以游詞。永豐柳未可移植也。公子無如何。姑請為通慫慂。并許重酬。嫗曰。此必不可得。顧女時來吾家學繡。雅善飲。公子明日午後當來。請醉以酒。而後聽命。若勸之不飲。則望絕矣。公子乃出一金釵與之。再三諄囑而別。次日如期往。嫗迎門小語曰。公子大好福命。頃飲之。已作陽臺夢去矣。遂曲折導至一房。指帳中曰。好自為之。軟弱鶯鶯。未慣經也。即轉身反關去。公子前揭其帳。見女釵光溜枕暈上。玉肌正如海棠春睡未醒。公子至此。魂消魄蕩。即就枕舐其面。以手探繡袴。私處墳起。女似已覺。而遍體酥融。不復能撐拒。任其輕薄而已。無何女家遣婢來迎。嫗倉皇入。促公子起。啟後扉送之出。時女尚含餘醉。雲鬢蓬鬆。強起理鬢。其婢在外佇久。乃入視。女方對鏡理妝。嫗從旁語婢曰。汝家姐兒。頃以痧發腹

痛暫憇於此呼之至再乃起耳。言次女舉首見婢不禁泣下。婢問此時體中尚有不適乎。女不答。草草妝束扶婢徑出。媪請少留亦不顧。纔入門抱其母哭曰。兒負阿母與奈何。母不解。婢為縷述所見。母撫之曰。兒得毋為人欺負耶。試言之。而母好為問罪也。女哭愈痛。久之昏昏睡去。矣。覆以翠被而出。上燈後婢往呼與晚飯。則已縊於床上。與弄告母。相與入救。不復蘇。母抱其屍慟哭曰。兒不幸早孤。又無兄弟。即有奇冤。不妨留待申雪。奈何遽捨吾死乎。是時女父蓋前卒。與及殮下體。隱有傷痕。益悟為羞憤所致。將欲窮究其事。而不忍揚其醜也。遂止。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鬱成疾卒。其室常扃鑰不開。年餘有廣州人胡有徵者。游幕至省。僑居焉。一夕方於燈下作家書。一女子婷婷自西北隅出。近案。萬福曰。郎君客居。寔寂亦念賢家。錦字乎。生固少年。跌宕負奇氣。見其韶顏稚齒。如弱柳依人。但覺可愛。起揖曰。正苦孤枕無聊。既蒙小娘子垂顧。願留為長夜之歡。因挽與共坐。女却之曰。君誤矣。妾知君素負義俠。故不憚爪李之嫌。覲顏相見。前言聊以試君耳。今欲實相告可乎。妾馮氏。小字浣秋。自幼讀書。頗嫻閨訓。去歲因為強暴所污。憤激自盡。所以冒涉嫌疑者。正為有事欲奉託也。若作弄珠人。則生前之恥。雖西江不能濯也。言畢。揮淚不止。生因問仇家為誰。女曰。此事非古押衙所能借箸。妾所仇乃湧金門姚氏之子。妾前控冥司。以未詳其名不准。今聞其已仕於廣東。為

海防同知。妾將往尋馬。聞君錦旋在。適意欲赴驥以行。何如。生曰。言枉死者。冥中初無拘束。然則卿亦可來去自由。女曰。固然。但所歷之關津。必藉本鄉人帶挈。如人問保給。然否。則即有路神阻之也。生曰。此易事耳。但僕尚需秋以為期。獲覩芳顏。使牽魂夢。卿去不使人問。欲死乎。女許。卜以夜。自是每昏後。輒至。至則諧戲雜作。女尤善雙陸。生負。輒罰令烹茶以償。後適贏數籌。欲得女所佩紫荷囊。不與。生捉其襟解之。女紅暈於頰。起而去。數夕不至。生思念不置。遙室迴呼。逾時始出。然雙蛾慘綠。相對無言。生極意撫慰。女歎曰。今而後。知求人之不易也。妾死時。繫帛於頸。後雖解脫。尚在東北閣子中。遇天陰繩濕。喉問輒作隱痛。每欲乞為焚却。今不敢復請矣。生請改過。女乾笑曰。正恐狂奴不忘故態耳。既如此。焚帛之後。每日尚煩為誦金剛經一通。至七日可解此厄。生許諾。即命僕至閣中。取帛焚之。晨起。輒盥漱。取經莊誦一過。七日後。女來申謝。歡笑異於平時。轉更嬌媚。生笑曰。從此遠山芙蓉。可以終日相對矣。因告以明日當發。女曰。妾思若與君共載。能無被人耳目。乞君以片紙書妾年庚并小字。納笥中。欲見時。於無人處。低呼妾字。妾當自至。生如其言。藏訖。及中途。女取生枕繡其頂。以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二語。生得之。如獲拱璧。女曰。妾本不欲以手跡示人。君嘗怨妾不能常侍。几硯。今相聚。料已無多。姑為製此。他日君所至。常如妾在側也。生亦淒

然搵淚曰。此去會短離長。卿將焉置此也。女曰。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妾死時。冥王以妾能盡節。令托生澤州陳相國家為免。妾以大仇未復。故從君以來。君大恩自當圖報。惟廉恥所不忍。捐君何戀。此負心人耶。痛哭而罷。後半月。達廣州。女即別去。生至家。以念女故。往往獨宿書齋。歲暮。女忽至。見生。喜益眉宇。告生曰。暢快。令罪人已得與生起。問其詳。女曰。妾始至惠州。其著有門神守禦。徘徊間。忽聞喝道而來。既近視。與中人良。是其與後插袋中。半露名帖。遂得其控本省城隍。幸蒙批准。隨飭鬼役拘姚。及媼至。鞠之不服。用刑訊。始脫獄。具後申冥府。判姚某宜斬於海上。其在任所虧庫。殿着令鬻妻女以償。姚媼罰投生娼家為妓。後以色衰寒餓自縊。死。令姚某已以交通海盜。於午刻梟示香城外。其女有絕色。君可速往納為妾。用遣離愁。妾亦聊以謝責。匆匆欲去。忽又返曰。幾忘却君來。歲必需赴試。功名在此。一舉勿忘却也。灑淚言別。挽之已渺。生後憶女言。就本省鄉試。閱卷已被斥。主司方就寢。髮有紅裳女子促其起。曰。駒字十號之卷。乃元墨也。奈何以頭腦冬烘。屈之也。主司驚起。見案上一硃卷取閱。即日間所斥者。然文字却佳。心知其有異。竟以定元。先是生買姚女。其韶麗亦正。不減浣秋。嘉慶末。生以挑選。作令蔚州。始悟女功名在此。一舉之言也。

趙孫詒字誦義。父寄庵。止生此子。幼清羸。稍長。性穎悟。讀書入邑庠。早歲食餼。父母愈加鍾愛。凡服食必與佳者。迨冠家益窶。不畜奴婢。父母皆躬自拮据。不欲以一事勞生。生習為常。不知世間有弟子服勞事也。既娶婦。家徒四壁。不得已游幕於外。以人品峻潔。所如常不合。時二親老矣。飢寒有所不免。生視之漠然也。後其父卒。以窮死。逾年。母亦病。是時其婦已前歿。遺一女。生素不能奉侍。室中止一僕供爨。一切湯藥扶持。惟女是使。及母卒。生事事追悔而已無及也。於是日夜哭泣。私念相從泉下。猶可幸贖前愆。會寒食。祭於所厝柩。將就縊焉。一老嫗白髮龍鍾。扶杖自林間來說曰。誰家郎君。乃不樂生而愛死耶。生述姓名。泣言其情。嫗曰。汝是趙寄庵子耶。若然。則猶吾兒耳。生不解。嫗曰。兒不知而父在時。尚有一外舍乎。自而父之歿。老身自顧淒涼。常恨生無兒女。相伴晨昏。兒不如從我去。倘能事我。亦所以報而父也。且暮時。或可一睹慈顏。生恍惚憶少時聞母言。父本有一狐妻。而視嫗眉目間。亦有一二畧似其母者。先以心動。竊念死後重逢。尚未可必。今得似吾母而事之。而可卜再見之期。計亦良得。遂曰。家尚有幼女。幸荷垂憐。請至家俾得供養。嫗許諾。乃相與攜持。至家。生朝夕承歡。竭盡子職。惟時以餅盤為憂。嫗歎曰。吾此來。本欲為娛老計。今若此。一家吸風度日乎。遂為之經理家務。凡有所需。無不應手得。其視生與女。亦一如已出生。呼以母。亦不辭。偶小有

忤笞責不貸。生輒嬉笑曰：「兒能改過矣，勿傷母手。」  
以選貢授官。泰安迎姬赴任，居官清慎，遇有疑難，  
姬輒為剖析，明察如神。後值父諱日，生徹  
奠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姬曰：「不孝兒亦知有今日乎？」  
然相見固不遠矣。生驚問何從得見，姬笑而入。生隨入，見一婢方以黃錫塗紙，  
陌作冥鏹。姬即就几上取蛟蝶羅刻金鏤為步屣。  
生問作此何為，姬曰：「後日為碧霞元君悅辰，兒當往祝，  
路必由此，將以寄祝耳。」生問父今在何處，  
姬曰：「而父以生前無隱慝，得為臨湖國長史，  
其地總受泰山控攝，故當往朝耳。」生默識於心。  
至期呼輿請姬共往郊外，佇立良久，忽見呼殿紛然，  
車中一人古衣冠疾馳至，遙語生曰：「官聲好，吾無恨矣。」  
近瞻之，真其父也。不禁攀轅號哭曰：「吾父可攜兒以行乎？」  
父不許，命左右掖之起，驅車自去。生力追不及，至一處，  
但見橫峰側嶺，白雲瀟瀟，不辨路徑。正徬徨間，  
忽狐母自攜紙箔等物自後至，呼曰：「癡兒被汝纏擾，  
幾令當面錯過，爾既欲從渠去，可攜此去。」  
囑渠為致元君，因曲折指其迷途，且曰：「自此至元君祠，  
不過十里矣。」言訖不見。生灑淚尋路而行，  
至其地，朱甍碧瓦，宮闕枕溜，笙歌縹渺，翠幢繡蓋，  
往來如織。生却立遙望，適其父自內朝獻出，  
訝問兒何得來，此生述從前悔狀，并致狐母所獻物。  
父曰：「此物留與錄事司轉呈可也。」余在國中蒙國厚遇，享受佚樂，無勞繫念，  
令爾母及婦咸在爾，既知悔罪，姑從往一



見可也。但陰陽分途終當歸去。單於是裁以俱還。至國中。入官署。鬼隸奔集。傳呼升堂。起召生母及婦出。生趨拜母。母見生。驚疑不定。生歷訴思慕之苦。伏母懷痛哭。母亦哭。攜生入曰。兒來此亦大好。當為汝覓一良匹去。為吾家血食計。汝婦在冥間。孤苦無依。前故招之來。冥王以其生時克盡婦道。將令託生為男。與生曰。渠在家時。備嘗艱苦。兒嘗思之痛心。今得與共侍膝下。兒願已足。不願歸也。時生父甫入。輒呵曰。汝數未盡。且未有子。奈何遽作此想。母有婢名秋燕者。適捧茶至。父指謂生母曰。此婢有宜男相。可以與兒。母笑曰。頃已善之。與妾聞鬼女能於雪中步行。而有跡者。可與人作配。未知婢子能否。生竊窺婢。含睇宜笑。風致嫣然。婢羞澀避去。已而晚膳。生奉觴跳舞。為楚歌。以侑食。二人飯畢。始與婦共餞其餘。及就寢。生欲從父宿。父斥之去。鷄初鳴。即奔侍其側。扶持抑搔。未嘗頃刻離左右也。如是數日。父趨其歸。生不從。父怒曰。吾二人今日何需汝侍養。汝欲留當為吾供役。現在析薪司缺。一斧薪者。汝能任此役。則留可也。生言願往。蓋臨湖地。平。北海苦寒。六月間。常有僵凍者。凡斧薪所歷。皆冰山。山多劍樹。當需斬伐。否則枝葉塞途。不可行。伐之者。每流血被體。生受命即行。朝出暮歸。經旬不厭。父密囑其母與婦。勸使逃歸。亦不聽。父無如何。乃牒冥司。飭鬼役來押。令還陽。未幾鬼役至。父入語生母。令覓秋燕。俾偕生歸。有窻下婢言。頃至後園。見秋燕易繡履。在

雪中微步。母心知其意，即呼至罵曰：「賤婢不羞，乃先自試耶？」父笑使老嫗往驗，辨辨蓮花宛然，猶在還報。父囑令隨生同歸。秋燕慚忿嬌啼不肯去，生尤淒戀宛轉，牽裾不忍言別。乃令鬼役牽之以行。生步步回頭，猶冀防範稍疎，乘間逃還。行三日，途中迎面一峰，刺天突起，役指謂生曰：「此名思鄉嶺，行人登此可望家鄉。」生求役導二人至其巔，望秦安城郭，人民歷歷在目。而署閭闌無一人，惟上房有僮卧榻上者，貌酷類己。有一二老僕侍側，方涉疑怪。鬼役從後一推，隨手墮落，覺身已卧榻上，拭目四顧，老僕儼然在側，躍起問汝等何猶在此間。僕言自爾日主人攀轅道左，扶起後猶植立如有所竚，呼之亦不應。奴輩乃相與負之回署，然昏迷如故，羣疑為妖魅所憑。於是史巫紛若，卒亦無效。令署中皆鳥飛獸散，吾二人以受主恩，深未忍棄去故耳。生始悟，向之從父者乃己之魂也。但不知秋燕又在何處，紫繫未已，忽秋燕翩然自空中飛下，言頃見郎君墮崖，妾即拉鬼役往冥司索命，而以脫弱，反亦為其所擠，不意竟得重相見也。生視之，淚痕固猶瑩睫也。先是上官意生病將不起，已委新令。至然生雖蘇然以烏私未遂，戀棧無心，決意以痼疾告。挈秋燕及二僕旋里，秋燕飲食操作無異常人。惟夜間若非歡好，恒獨坐不寐，生情愛逾常。一日向生似有欲言，生詰之再三，秋燕紅暈承顙，小語曰：「數日來嘔惡間作，頃在階下摘花，自顧已有小影，與生問何故，答曰：『凡鬼在日中

埋

卷七

七

六

無影。今有影想腹中。卒得穉陽也。逾半載。果舉一男。生名之念慈。甫四歲。即令就塾。秋燕謂其尚早。生曰。汝不知他日恐無人教督耳。秋燕不識所謂。姑聽之。後月餘。生以家事付秋燕。託言往嵩山訪友。不復返。

### 嚴侍郎

吾邑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名。僧曰。崧山。忽悟。曾晒鞋於階。視之。尚未燥。尋寤。數日卒。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雀前。見尺五堂詩。刪曠園雜志等書。

按侍郎號存庵。少時嘗館儀鳳橋畔。一夕天未明。聞橋上洒掃聲。一人問何等神。過而除道。特度掃者曰。明日五更八仙經。此侍郎竊志之。次晚人定後。潛至橋上伺之。時方秋杪。皓月在天。照橋石如爛銀。人聲寂然。涼露侵袂。久之不覺困倦。倚橋欄假寐。恍惚聞人語。急張目。則丐者成羣。而過狀貌穢陋。醉態可憎。最後一人跛足。荷担若縫皮匠。侍郎暗數適八人。急趨迎之。七人者去已遠。惟跛丐踟躕不前。公抱其足。跪求指迷。跛者曰。我縫皮不能自給。特從羣丐博一醉。何所見而仙我。先生黜不已。跛者乃啟担。後桶示之。窺之。則汪

洋如海。巨浪蹴天。魚龍出沒。正錯愕間。跛者舉担力推曰。真巖牛也。而人與担俱杳矣。康熙甲辰侍郎廷對第一。由翰林院薦升少宗伯。一日聖祖召對良久。侍郎體素魁偉。拜起獨艱。上命內侍掖之。笑曰。真巖牛也。公悟仙語。遂乞骸骨。時年五十九。在籍食祿俸十餘年而卒。

星卜

吳人張姓。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形狀。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吳中驚以為神。門外車馬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莢時教授陋巷。託友人代問。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常開平遺槍

金陵開平王第。相傳其中有怪物。故入者輒死。自國初以來。凡邑宰履任。必加封條一垂。莫敢啟焉。忽一夕。第中火光燭天。以為失火。相率奔救。啟扉入。但覺殿宇沈沈。黝黑不見一物。方共疑訝。忽狂風驟起。雷電交作。殿後東北隅。一丈八霜矛拔地而起。化作龍形。蜿蜒沖霄而去。方共歎詫。一道人披衲支離。曳杖而過。聞其事。笑曰。開平王在時。嘗手提是槍。佐太祖掃平宇內。後自北平還。道中病亟。遺命以此槍瘞於殿側。此槍本開平從劉聚為盜時所收。

之毒龍令埋地中已五百年當化去矣。眾問姓名。道人不答。再叩之。乃駢三指曰。羊城人言。訖不見識者。曰。明初張三丰本羊城人。其駢三指者。殆即三丰之謂乎。

北墅緒言有黎菽仙影記略云。出平越郭門。行六七里。徑轉崖橫。有高峰自天而下。水繞其下。履石梁而西望。見有人焉。頂笠披衣。步虛東向。冉冉乎其將下也。即而視之。則影也。有形模而無眉目。影之左。四粉字曰。神留宇宙。行者相告曰。此明初仙人張邈遺跡也。為避徵召。走入石中。特遺此石。按張仙傳。仙為羊城人。幼在塾。婢饋魚羹。同學者匿其魚。而仙怒。撻婢。婢縊死。仙還得魚。悔之。遂棄家學道。道成。師曰。魚羹之愆。當償矣。因為閩吏。註誤。戊平越。平越有張千戶子善奕。仙屢敗之。張凝神入寐。夢老嫗教之。遂勝。仙笑曰。驪山母大是饒舌。由是知其神。時欲入楚。張送之。踟躕把袂。不忍去。仙指示葬地。葬。此當封侯十年。會子於太和峰際。遂別去。越數載。靖難兵起。張上表封隆平侯。敕祭武當。遇仙於岩溜之側。破衲支離。穢不容鼻。見侯命坐。探懷得棗。以食侯。侯不食。懷之欲辭去。仙牽袂語之曰。能留此乎。侯曰。願俟異日。甫下山。而棗長及尺。驚而悔。返覓仙。仙逝矣。後朝廷詔求三丰。得其弟子邱元清。而三丰終不可得。嘗聞仙與冷謙同學於沙門雲海。得其字法。蓋此處四字。乃仙所書也。則其影固仙影。書亦仙書矣。否則洪永至今數百年。粉墨微

痕何不為風雨所蝕哉。余按張邁遺軼事。所見於他書者不少。是記能詳其學道所自。故特附錄於此。

人面豆

異識資暇。金陵有丞相府。胡惟庸所居。園有五穀樹。一樹而兼五穀。豐歉之微。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葉。黍熟。則發黍葉。五穀皆然。聞惟庸造逆。樹發豆。豆皆人面。忽盡。落未幾。族滅。樹若得氣之先也。余去歲在木中。友人嘗以數百粒見示。云是漕卒自河南帶來者。眼鼻皆具。酷肖人面。但無鬚眉耳。不知主何祥也。

又按道場行者野語言。人面豆產滇南。一苞數粒。宛然人面。小兒服之。可免出痘。臨出服之。危者可安。彼地亦珍之。不可多得。有覓得者。其形大如扁豆。色白。江浙間。曩有豆作人面狀。說部家以為兵戈預兆。意與此豆亦同。特少見多怪耳。此說則非。蓋彼處自有此一。種豆。若江浙所產。及余所見。皆偶然於黃豆中覓得。非常有之物。且黃豆豈有大於扁豆者乎。

奎光

丁酉鄉試。余寓天后宮時。部中修飛英塔。南竣偶門斗來收冊費。謂余曰。老爺令科必需要

中來歲狀元當在湖州。時不可失。余問汝何以知之。門斗遂言。今年夏季某日。乍晚忽見飛  
英塔上有紅光燭天。眾驚以為火起。相率奔救。至塔邊。紅光已散絕。無他異。於是知其為奎  
光發見也。豈非大魁之兆乎。次年鈕松泉福保竟魁天下。余自幼嘗聞道場文筆峰創建之  
異而未之信。以今觀之。豈流俗之說果足憑歟。

### 陳學士

余家藏國初陳學士大論草書單條一幅。云巖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不復出。凡十四字。  
背臨右軍而勁裝古服。似從柳公權出。學士不以書名。而筆力卓絕。如是必傳之作也。相傳  
學士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  
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吃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  
此別又需十七年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瘳。已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年三十  
六歲。病痢不休。因憶前夢。笑謂家人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未可知。一日辰起。焚香沐浴。索  
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跣趺而卒。

### 徐孝子

徐孝子。崑山人。大司寇乾學之元孫也。父某。為邑諸生。故誕不治。生產家資蕩然。生徒亦散。

盡孝子年十三即為縣胥抄寫得值以養父母。父故嗜酒無三爵不能舉箸。孝子力不給費於肆。久之不能償。恐市儈之怒之也。日過肆中。抵掌談三國隋唐演義。聲色逼肖。肆主悅之。竟不問酒值。孝子遂佯狂歌唱。藉此易酒食以養。父歿母病。孝子又苦目眚。不能作書。居然抱弦索彈盲詞。以為故業矣。崑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另建城隍廟於城東之羅漢橋。即葉文敏家半園園故址也。孝子每日歌於斯。聽者雲集。日將午。輒告歸。強留之則泣下。眾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飲膳歸。母食已餒。而後復來。或詢其家世。則偽為聾狀態。笑不答。蓋以操術卑。不欲污先人門闕也。其母死。孝子遂不見。或曰自沈於河矣。

外史氏曰。徐孝子其古之所謂降志而辱身者。與傳中歷叙其自十三歲廢學。以至母死不見。讀者亦可以諒其志矣。故即其留之而泣下。可知其歌笑之中。無非涕淚也。嗚呼。何所遭之不幸也。以徐氏先世門閥。後嗣之式微。不應若是之遽然。近有人改國策語曰。貧賤則親戚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余又讀樂郊私語言。蔡京專政日久。及子攸權勢。既與相爭。浮薄者間之。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別居賜第。一日攸詣京。遽握其手為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是兒欲以吾為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史魯國公致仕。桐城一丐。嘗詣沈孟淵所請馬。凡



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睘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出物陳列。母前。傾酒跪奉。俟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日常如此。母死。丐不復見。夫彼與丐皆人子也。與為彼也。父孰若為丐也。母然。則使徐氏而有富貴子。如彼何。如有子貧賤。而如丐。是天之所以待徐氏為不薄。而孝子亦可對先人於地下矣。孝子更何慚於人世。而恥言其姓氏哉。

男妾

板楯之西有女國。其俗女悍男恭。女為君。男為妾。勝多者百計。擇少俊者充焉。昔安樂公主薦六郎於武后曰。陛下聖壽日增。謂宜廣置男。她以娛暮年。蓋亦有所受之也。

上智潭龜

杭城藩署前池中龜大小數十。極為蕃衍。好事者或市餅餌。碎而投之。諸龜盡來水面爭食。掀波鼓浪。蹒跚可觀。相傳國初藩庫銀屢被竊。緝賊久而未得。後以陰溝淤塞。召工葺之。啟視有二屍。一順一逆。以首相觸。填塞其中。始悟此為盜銀之賊。由池中而入者。因畜龜以禦之。自此盜始絕。蓋此中只容一人出。能前進不能却退。二人始未相謀。故適然相值。不能退。遂而偕斃焉。若吾邑上智潭之龜。自宋代已有之。與英淵烏將軍廟記言紹興壬午。

有虜使道崇德聞之督吏取龜以獻。吏俄感疾使者亦夢龜自訴而復歸焉。或曰即烏將軍之神。蓋神物也。然莫志言當時固有數十。余幼時猶及見一兩頭。今則絕不復見矣。豈靈物之隱現有時抑地運使然歟。

武松墓

六和塔在進瀧浦上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錢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昔江中有盜劫得商舟財物。相與攜而藏其中。為伏弩所射而斃。自是人不敢入。國初時江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釋來所傳當不誣也。惟湧金門金華將軍俗傳即張順歸神。則無稽矣。今又謔為青蛙將軍。史言劉豫降金。曉將關勝不從。殺之。是關勝亦有其人。但不可据為水滸之關勝耳。一則死於忠。一則傳以盜。是耐庵之罪也。

死經三次

今年春。嚴舍閔氏五柳居中。以瘟疫死者三人。而友梅之嫂凌氏者。則死而復甦者再。自言始死時。有藍面鬼二人。如皂役裝束者。戴紅帽。貌甚穉。惡拘之出門。一路黃沙白草。曠莽無人。行數十餘里。鬼役嫌其蹇澀。將笞之。正惶急間。忽見前面一叟。白髯飄拂而來。近視之。乃

其翁香卷也。時翁死十餘年矣。始悟己身已死。哀泣求援。翁輒張兩手阻之曰。此何地也。而汝亦來此。且藍縷如是。豈可去見閻君。方被攝時。氏蓋未及更衣也。顧叱一役曰。惡鬼烏得無禮。二鬼頓縮如小兒。頃刻奔散。於是曲折導至家。覺世界光明。甫入門。則身已臥靈牀矣。於是舉家共喜。以為鬼卒之誤勾也。居二日又死。死一日復甦。言此番被拘時。非復向者去路。但覺陰風慘淡。天地異色。中途遇一皓首繭袍者。見之訝然曰。汝非某氏婦耶。汝陽數未盡。宜速返。再遲則尸已腐矣。因向鬼役緩頰數語。鬼役釋之而去。乃得還家。焉進以湯藥。神氣漸爽。咸謂其不應死也。無何病復劇。翌日竟死。自是不復甦。

外史氏曰。小說家者言人之死也。必有鬼役勾之。然有以誤勾而卒放還陽者。有以他案牽連就質而釋回者。若子不語之。遇土地神而導之。向獅子大王訴寃者。則以冥吏之作弊。其事得白。而復歸者也。若凌氏之死。至三次而卒不復蘇。則非誤勾者矣。然其始之死。而再蘇者何耶。真不可解。

埋憂集卷八

戌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宅異

紅墩沈雪樵家去冬以收租其前面樓房為租戶聚眾折毀其言蘭堂尚無恙也今年正月二日雪樵暨松梓方與客坐堂上忽有青烟自磚縫中透出既而瀰漫一室主客對面不見良久乃滅次日遂有虞河南之變其諸五行傳所稱火土之沴者歟又今年春可石家厨下一鷄無故自鳴其聲清越以長若有擊之者然少頃復作如是者旬餘舉家以為不祥從之門外乃已按漢五行傳引左傳昭公八年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言神或憑焉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興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劉歆以謂金石同類是謂金不從革失其性也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石長三丈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主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罪囚盜庫兵劫略吏民自號山君明年冬迺伏誅及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踰年迺伏誅是時方起昌陵云竊謂甕固石類今國家未興土木之功而逆夷不靖攻伐非時夷匪之入寇三併甕之鳴也或亦主兵象歟

碣石刺談載羅田西門外一民家水缸中作小雞聲碎之片片作雞聲不止後其家竟遭水厄而可石家至今無恙也

### 櫃中熊

崇禎時流寇日熾駙馬都尉鞏永固目擊權奸當道知大勢已去抑鬱不自聊獵於居庸界見草中一櫃高鎖甚固命發視一少女在焉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伯叔莊居昨夜遭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劫某至此言次含顰動婉冶態橫生鞏悅之乃載以後車時帳下恭榮者方獲一熊即以置櫃中如舊鎖之時周皇后方密遣採豔四方駙馬以莫氏乃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越三日京兆奏昌平州食店有僧二人以錢十十獨賃居一晝夜言作法事惟鼻一櫃入店中夜已深聞房中膈膊有聲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門走出二僧不見僅骸骨存焉上覽之大笑以疏稿示之曰駙馬大能處置此僧也即以女賜之

### 遺米化珠

相傳今武英殿大學士潘芝軒先生懸弧之日其庭前忽產一芝潤鮮可愛先生因以自號道光三年夏公先以大司徒忤旨家居適江浙大水飢民乞食載道公首倡蠲賑每自辰至午至者人給一升過午則止不給一日已交未初飢民皆散去忽有白髮老嫗攜青布

囊龍鍾而至。聞者拒之。嫗號泣不肯去。聞者不得已。走告公。公惻然命呼之入。視其囊僅容升許。且中有一孔量與之。至斗餘不足。嫗止之曰足矣。公樂施如此。天必錫福。遂攜其囊而去。並無洩漏。惟案上遺米數合。公呼僕拾取。則粒粒皆明珠也。其大者圓湛如戎菽。或疑此嫗為菩薩化身也。

夢廬先生遺事

余以七月十二日。至後珠村。時夢廬之病已亟。聞其前一夕二鼓後。忽呼雪村兄弟趨為沐浴更衣。雪村等視其神明不亂。未忍輕動。君乃指牀前促之曰。現有金甲神將二。奉上帝命。賚文書來。召余為天下城隍副司。余辭以家事未了。不就。二人曰。此上命。誠不可違也。少間當具笙樂騎從來迎蒞任。余決意不赴。然使命自不可慢。聞尚有四人偕來在外。當速備酒筵相待。遣去。恐定數亦未可逃。汝等勿急。緩以誤余事。不得已乃為之沐浴更衣而俟。三更後。忽又呼令去。其衣曰。此時不來。今夕殆無患矣。汝等可且去。暫憩。眾人稍稍散去。是夕竟無恙。然病已不可為。比余入視。則雙目上視。而口不能言。須臾遂逝。傷哉。豈天生此才。不欲其久留於世耶。抑地下之需才實殷。而必速奪之去耶。夫神聰明正道而壹者也。如君之為人。誠不忝為上帝之所簡任。況自垂危至沒。曾未聞有一言之贅辭。是其指示者。當自不謬。

雪村又云。方其呼予兄弟時。別無他異。但聞滿室異香而已。

頃自數年以來。夢廬以余無家可歸。常留余在其家度歲。今年元旦。天已曉矣。余忽又睡去。夢見珠村草堂前荷花缸內。週圍荷葉如雲。青翠欲滴。其中只有一箭花開。高出葉上尺許。花大如盤。亭亭獨立。別樣紅鮮。余方徘徊愛玩。而此花忽瓣瓣零落。遽盡。惟蓮葉慘碧如故。一時不勝駭異。醒而心知其不祥。然爾時第自念老病之身。本以丙午六月二十三日初度。恐迨及其時。不免望秋先零爾。豈知自春徂夏。君之病日以深。六月十二日。余自麻溪往視。知君病殆必不起。別後未嘗一刻去懷。乃於十九日作書問訊。而芝堂來書。朦朧慰藉。讀之轉益憂慮。然猶未憶及所夢也。至二十三日默念。今為余之生辰。自顧此身。居然無恙。因而忽憶及元旦之夢。俄而又憶及君之病。不禁心動。蓋俗以念四日為荷花生日。竊揣過此以往。余或者可援枯腸生梯之義。幸免餘生。但恐妖夢之踐。轉在君身。是余之夢。適為君告也。豈意秋以為期。不幸而余之占竟驗也。嗚呼。吾聞兄弟手足也。君之生也。視余猶弟。而余之事君。猶兄。其於痛痒休戚。固不啻手足之在一身。而以一氣之感通。先見於余夢。亦固其所。且以君才德之茂。聲望之宏。其於世道所關。門戶所係。曾何異一柱之擎大廈。而蓮之品。似君子。惟君可擬之。而無愧色。則是夢之為君告也。豈偶然哉。獨是以余之孤孑。衰朽。而窮於世。

反得以不材全其天年。而如君之素負聰強。竟以溢先朝露。然則盛衰倚伏之理。固難問之於天。而浮生百年之夢。更如其不可恃也。悲夫。自六月之望。至於七月。余兩次又夢微雪如霜。蓋余於君之親。固猶是無服之喪也。而於君卒之前夕。夢於人叢中見君在前急走呼之。不顧而去。醒後固決知其凶也。然則禍福孰非前定。夢虛有知。其亦可以無恨。

附錄記夢數則

戊子孟夏。余在新溪。夜夢在寓樓憑眺。但見四野同雲。漫天飛雪。殆非先天化日世界。嘗聞凡非時而夢雪者。主有喪服。迨孟秋。繼妻吳氏亡。其後先君之喪。則夢大雪平地尺餘。先慈之喪。亦先夢雪。但差減耳。兩次皆以仲夏。乃悟昔人之言非妄。而余乃以身試也。傷已。

己丑午日。寓齋微倦午睡。夢至一處。院宇軒敞。頗有山林氣象。一老人似是顯者。端坐堂上。出悲秋圖命題。余題七絕二句而醒。亦不知其何祥也。迨辛卯九月。既遭先君大故。始悟悲秋二字。乃先示以兆也。其缺末句也。蓋猶四季之缺其一冬也。時先君猶康強無恙。而故夢已兆於二年以前。及今追憶。能不悚然。

己丑仲春。館於陸氏之承壽堂。夜夢至一樓中。四顧無人。但壁上懸畫數幅。中一幅畫拳石。綴以水仙數葉。題七律一章於上。恍惚間知為葉渠柯先生及第。而其夫人所作。比醒。記其



二語云青鞋布襪尋常事我意須看第一流不知當作何解也。

捐官

松江趙某者以販布起家其後捐一通判引見時上問其出身所自對以向來販布上曰然則何以捐官對曰竊以做官較販布生涯更好也上怒即著革職某憤然退至吏部堂上大譟索金曰既奪我官應須還我捐貲也堂官聞之發所司掌嘴五十笞一百逐去。

辨誣

里有土妓某氏其夫嘗傭於密印寺寺僧囊頗饒或唆使控僧淫其妻郡守陳公幼學批仰烏程提訊某令畧審一過捷僧申報陳公疑之親提覆審密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而置其夫於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當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送我某物如何不認得乃趣召鐵佛寺僧至問婦曰是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杖決觀者咸稱快焉此不奇於愚夫愚婦之孟浪與太守之折獄而如邑令之將錯就錯尤為可笑而可歎也

金氏

鄭遵謙字履恭會稽人也父之尹江西按察使僉事遵謙少喜任俠輕財結客與東陽許都

為死友名娼金氏一見喜曰豪士也遂耦焉。遵謙挑其侍婢金氏殺之。諸不逞於遵謙者屬婢家訟於官。繫金氏獄。辭連遵謙。遵謙不出對簿。而散千金與金氏。日酣飲狂淫中。時松江陳子龍司理紹興。許都馳謂之曰。天下方有事。奈何欲殺豪傑。乃出之。福王出奔杭州。不守。乃召故所知少年及郡將舉兵。部署甫定。其父從杭州納款。雞髮歸。見之大驚。扶遵謙叩門曰。汝幸貸老奴命。毋令覆宗。遵謙不顧。絕裾去。會魯王監國詔至。乃遣子懋繩。率副將胡明傑迎王至紹興。王命挂義興將軍印。賜二品服。十一月以功封義興伯。子龍亦起兵松江。貽書曰。僕真淮陰少年。不識韓王孫。明年師潰。隆武遣使召之。至閩。而帝蒙難。王次長垣。遵謙來謁。乃依鄭彩以居。後以忤彩赴海死。時金氏在軍。東草象鄭彩。每饋食。斬草人以侑。彩聞之。沉諸江中。遵謙既強取海船二。又以大學士熊士霖被害不平。形於詞色。彩乃捷部將吳輝釋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遠。遵謙入禪船送之。被禽赴海死。外史氏曰。遵謙之舉誠豪矣。逸史謂其雖非性忠孝。而卒以是傳名。與夫華衣美食。酣奏聲色。而名不傳者有異。諒哉。惜其志大才疏。不能慮患。以致殞身逆臣之手也。若金氏者。故娼也。乃其始也。獨能識豪傑於風塵。其卒也。更能致其死以殉夫。此真烈烈大丈夫之所為。其視顧橫波柳如是輩。相去遠矣。娼乎。足以傳矣。

荷花公主

里 卷八

卷八

四

彭德孚。南昌才士也。性跌宕。貌尤頎秀。翩翩裙屐少年也。嘗以訪友至錢塘。寓昭慶寺。一日偕其友遊南屏。歸舟見漁者網得一蟹。入如盤。心異之。買而放諸湖。蟹入水舉雙螯向船頭作拱揖狀者再而去。後數日獨行堤上。遇一十七八女郎。衣碧綃衣。從老嫗自聖因寺出。光豔絕代。生乍見魂銷。笑問美人何來。女羞縮顧嫗曰。阿母去。依蓮步蹇澀。時復回眸。生益神蕩。尾之以行。疾趨不能及。數折轉入水仙廟後。從之已渺。時已曛黑。生悵望竚立。若槁木適其友自靈隱還。曳之歸。而生歸後。眠食俱廢。每日輒往孤山。一路尋訪。殊無踪跡。於是慙懣臥病。迨夜有雙鬟攜燈推扉入曰。公主遣迎郎君。生不答。轉身面壁。吟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二語。婢乃曰。所謂公主非他。即前日郎君在水仙廟所遇者也。生聞言。覺精神頓爽。躍起從之。行去至廟後。瞥見宮闕參差。背山而起。雙鬟曲折導引。別院花木叢雜。邱壑既盡。洞戶雙開。顏其上曰。水晶域。其院宇不甚高敞。而珠箔紅闌。四面臨水。水中荷花方盛開。其窗壁皆水晶結成。公主方倚欄玩月。見生入。迎笑握其腕曰。痴郎。數日不見。骨瘦如許矣。乃命取碧霞漿一盃。親擎與生曰。此前日綠萼夫人所賜。飲之可以忘憂。生取飲。色紺碧。芬芳甘冽。沁入心脾。因問此為何地。女戲曰。此是廣寒香界。君當即去。勿以凡質穢我太清。生見其態態可憐。驟起擁之入房。代解綉縵。女雖星眼含暎。而嬌羞不能運肢體。已而首

褥流丹。女屢乞休。始止。女乃引臂替枕。撫之曰。消瘦如是。奈何輕狂遠爾耶。生問。卿得非合  
 德後身耶。何體香也。因嗅其體。殆遍。女掩口笑曰。妾乃荷花之精。君弗怖也。實告君。妾本水  
 仙王之女。昨自遇君。知君情深如許。故願以此身相託。但彼此形跡詭異。妾蒙舅氏撫育。舅  
 氏家法嚴厲。設有疏漏。恐無顏復相見也。生問舅氏為誰。女曰。渠乃蟹中之玉。向以有功水  
 府。勅封中黃伯。今為西湖判官。細語未終。相抱睡去。既醒。聞遠鐘已動。急起。女再三申約而  
 別。自是戴星往還。殆無虛夕。一夕共寢。忘曉。為保姆所覺。告諸其舅。舅命押生至。生仰望烏巾  
 祿袍。坐堂上者。儀容怪偉。畏縮不敢前。其人忽驚起。離座下階迎跪曰。郎君猶憶漁舟邂逅時  
 耶。自蒙垂救。此恩未有以報。頃老婢來言。不知何處來一莽男子。擾吾甥閨闈。故致此冒瀆。  
 某罪大矣。遂起延之入坐。生猶跼蹐不安。某為追叙往事。生始悟其所謂西湖判官者。某  
 乃展問邦族。兼詢壺內何人。生言向以聘妻物化。尚在求凰。某喜曰。若是豈非夙緣耶。吾甥  
 才貌頗不俗。今得君為配。何啻參軍。若不以非族見嫌。則願言倚玉。生驟聞喜出非望。前揖申  
 謝。某乃命嫗喚女至。告以其意。女慚不能仰視。過某妻。聞其事亦出。見生亭亭玉立。亦喜相  
 與力贊。始攜女入。某於是滿吉為之合歡。送至水晶城館焉。女善吟。尤嗜鼓琴。嘗剪紙為雙  
 白鳳。與生攜琴跨之遊天台雁宕。鼓彩鸞下嫁之曲。生倚琴而歌水調。拍女肩曰。吾老是卿

矣。不願效武帝求白雲鄉也。後年餘。平日女從生至湖中觀競渡。忽其友從鄰船呼生問向在何處。隨取一書與生曰。此令兄所託致也。生展視書中。具言母病方危。趣其速歸。生讀畢流涕。急回寓收拾起程。惟戀女不忍言別。女慘然曰。奈何以妾放棄其親。然亦豈可捨郎獨歸乎。遂挈生返告其舅。將謀偕往。舅不許曰。甥在弱不任奔波。計太夫人此時當已愈矣。郎君仁孝。自應歸覲。因出藥一丸授生曰。以與太夫人餌之。可以却老。但當速來。勿久稽也。生拜受。迨而束裝。與女約秋以為期。女泣曰。數月來腹中震動。爾時君當記取。正恐人事難齊。重逢亦未可必也。生亦灑淚別去。到家母病已愈。心慰甚。具述所遭。將奉母偕至浙中。母不樂遠行。居數月。復辭母。兄渡江仍寓昭慶。次日即往覓女。至則榛莽塞途。更無舍宇。日將暮。悵然始返。至西泠橋。見女華粧冉冉。自東來。生前問訊。并道所見之異。女曰。妾家前以罹災。已徙湖南。今可就此渡也。相將呼舟。至雷峯塔下。望樓閣湧現。女命賊棹其下。攜生登岸。命酒釵闕。酒未闌。輒起擁生入幃。倍極款洽。生殆難復支。次日遂病。女湯藥必親。頃刻不離於側。顧寢後必強與合。生雖厭之。而無如何。由是日就沈綿。勢已垂危。忽一女子突至榻前。撫生而哭。涕泗沈瀾。良久。以一手指女罵曰。妖魅。今郎病已至此。汝猶不捨耶。語未竟。生忽張目。見女面目衣履與前女無毫髮異。居然又一公主也。慨然曰。卿休矣。已知命在呼吸。更何

煩雙斧伐之耶。女大哭。頃之拂袖退出。日將晚。見女偕婢抱一玄鶴。至。遍體純黑。而丹頂。甫入門前。女頓縮如蠅。伏地不敢動。婢縱鶴擊之。此女腦裂。身化白蛇。剖其腹。得一珠徑寸。以示生曰。此冒妾者。雷峯塔蛇精所為也。妾前從舅氏。至瑤池。為王母慶壽。致妖物為此狡獪。誤郎。及見郎病不可為矣。妾既無以自解。且此妖雖舅氏不能制。故復往見母。乞其囿中所蓄玄鶴。來除之。今妖幸已誅。但郎受毒已深。必以此珠合雄黃餌之。疾乃可起。生昏瞶之中。聞女言。如夢始覺。歎曰。此物始與共枕。但覺氣息之間。不如卿之芳蘭竟體。且蕩甚。及卿來視。心益駭。詎但爾時亦何能頓釋乎。女乃以珠付婢。趣令合藥餌。生三日已起。載與俱歸。時兒生已兩月矣。生撫之。喜極更悲。曰。此來何啻再世韋蕭也。是兒可名曰來復。女忽哽咽。語生曰。善撫之。君宗祀賴此一綫。妾不能見其長成。豈非數也。生駭問此言何故。女曰。妾本紫府侍書。以一念之癡。纏綿自縛。前至層城。玉母以妾已破除色戒。謫使降生黃岡。劉修撰家。今誕期至矣。遂起。將出門。復返。就生懷取兒乳之。既畢。欲去。生按令小坐。女曰。縱少留。終須別去。善自愛。勿念此負心人也。揮淚自出。十步之外。猶復回顧。生追之。倏不見。痛哭攜兒歸。更不復娶。

道光初。王店有李某者。中年喪偶。遺一子。已十歲矣。一日有二嫗踵門求匹。某惡其老也。拒之。嫗請暫寄室中。某辭以不能供億。嫗曰。但相容。勿愁日用也。某始許之。居數日。某以費用既竭。將搜篋中衣質諸庫。啟之。則白金一錠。燦然在上。取稱。適得十兩。知為二嫗所為也。愈加敬禮。自是凡布帛菽粟。及酒餼之類。偶有所需。無不從心立應。某家用以小裕焉。後某以事出。迨暮歸。失兒所在。詢二嫗。皆言不知。覓之不得。是夕雖寢。不復成寐。而轉側聞席底似有物為攫取。火揭視。有一人皮。摺疊其下。其眉目肢體。宛然兒也。但骨肉皆空矣。大駭。出以語人。共往覘之。遙見二嫗俱長丈餘。鋸牙青面。口如血盆。始知其為夜叉也。駭絕。將反奔。而此物已失所在矣。

外史氏曰。夫無因至前。雖夜光之璧。明月之珠。猶不免按劍相盼。而況於人乎。而況倘來之物之即出自其人者乎。今李某於二嫗之突如其來。既不辨之於早。而於財物之無因者。復不能慮之於終。究之所得幾何。而夜叉之索負。乃已至此矣。哀哉。然天下之能為夜叉化身者。又豈止二嫗哉。

奇疾

今年夏沈遠鄉言。木中有富室某。其妻得一疾。每日必有男女二人來其前。見輒昏暈。不知

人然亦惟癡坐不作一語。視其色紅暈若碧桃。轉益嬌豔。二人去。則唾出清水一口而愈。如是者日必數次。而神氣日瘳。問以二人何所為。則終不肯言。延醫診視。或有言其脉有鬼氣。及病不可為者。歸途必遭擾害。故延醫時。輒先戒以往。遠鄉亦嘗往視也。

按隨園老人之志。徐靈胎先生言。蘆墟連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亦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也。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啗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為祟。忽見黑人為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為白虎啣去。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據醫經。固有因病而見鬼者。然如某之戒醫者。當必有妖厲憑之無疑也。

真生

婺源真生名璞。字荆山。有俊才。嘗受知於汪瑟庵先生。評其試卷。謂英姿颯爽。才氣無雙。從此精進。可以成家。遂拔為優貢生。既而屢躋南闈。鬱鬱不得志。偶出其文示人人。皆以其奇氣滿紙。不肯一語凡庸。相驚愕。生笑置之。然以貧故。思欲負石田為作嫁計。而薦剌所投亦遭按劍。生歎曰。窮至此乎。於是謝絕人事。鍵戶下帷。每文成。輒走山中。抱髑髏歸。置几上。酌以酒。且讀且飲。讀竟痛哭。一日方哭未已。髑髏涔涔淚下。生駭然。乃不復抱還。迨夜。方挑燈。



讀忽一美人翩然入罵曰。劫墳賊不畏死耶。生視其人。韶顏穉齒。宮樣梳妝。而眉鎖遠山。亦無愠色。已知所由來。起揖曰。得遇知音。死亦何恨。但如此三生羅隱。何女曰。妾亦弱女子。尚不能保遺骸。何能與人功名事。生許為收葬。女始驟然快拜。生見其嬌娜可愛。如弱柳泥人。挽與共宿。女變色曰。妾以愛才之故。兼覩垂憫枯朽。故不憚冒行多露。至此妾本海鹽吳氏。自先人殉難京師。家屬南奔。會福王嗣立。被選入宮。未及邀幸。大兵破金陵。為一裨將所掠。將納為室。妾請沐浴而後可從命。遂入浴室。以佩刀自剄。死。某亦憐之。為槨葬於此。今若此。是為河間婦也。絕裾而去。生悵然歸寢。次日抱其體至。故處為之竭力營葬。有不足。則繼以典質。且伐石表其貞烈。數日甫竣。是夜女復至。笑謝曰。今而後知君真天下有情人也。妾不能遂捐廉耻。仰答深慙。然自幼嘗蒙庭訓。於制藝亦頗窺其奧。今願得長侍硯席。以備康成詩婢可乎。生大喜。出近著讀之。輒為竄易數語。生服其精絕。女擲筆歎曰。妾亦何能益君。因指一藝曰。如此藝非不沈博絕麗。但恐白雪調高。少見者不以為蜀之日。則以為越之雪耳。生為爽然。自是女無夕不至。生對之讀。恒忘倦。女憫其勞也。則為置博局。相與戲笑。有時淪茗彈琴。常至達旦。一夕女至。生錄一課藝。甫畢。舉示。女接置於案。不視亦不語。脉脉旁坐。生詰之。慘然曰。妾本思為他山之攻。俾君成名。以報大德。今吾父以忠節為上帝所錄。敕為靈芝館。

仙官。以妾在此地飄泊無依。召為紫府侍書。昨歸時玉符已到。頃欲言之。又恐傷君心。憶曩昔之夜。君命妾歌。曩時羞顏所不能及。今別離在即。請為一曲。以致永訣。遂起奮袂。歌張枯宮詞一絕。一字數轉。一轉數流。曲未終。哽咽不能成聲。頃之仆地而滅。覓之不得。隨至墓上。周呼吳娘安在。而香魂終杳。痛哭而返。自此生遂得咯血疾。時已屆秋試。帶病入場。闈卷已入。設與以孟藝。若伊尹。萊朱三句。題文中用金瓶玉篋等字。主司未解。卒為所斥。即女所指為沈博絕麗者也。榜既發。生病益劇。未幾竟卒。顧生亦不自知已死也。信步出門。意將尋女。但悵悵不知所從。方徘徊曠野。忽見羽幢繡幃。從數婢自東方來。一女子皓腕寒簾。睇視訝曰。是非真郎乎。何得至此。生泣訴相覓之故。女笑曰。郎亦太癡心矣。妾以郎病未愈。別後常不能去心。故復紆道來視。近已安否。今有一喜信報君知。昨聞真官韓愈奏。今番考試不公。已極。來歲恩科。須先將試官甄別。庶免屈抑人才。帝即以命愈。愈以順天猶為人文淵藪。擬將以汪廷珍為順天正考官。此人素為君知己。君若赴試。自應針芥無差。遂拔髻上一玳瑁簪。與之曰。妾此時將赴南嶽夫人譙。不能久留。君持此速歸。辦裝前程努力。勿戀此負心人也。生受視其簪頭上嵌二珠。大如戎菽。光耀炫目。方欲問訊。而香車已去。如駛將返。適遇同學歙縣曹某將入都。招與偕。生以資斧為憂。寶釵更不忍貨去。某力任其費。約到京可徐為計。

生喜。遂從之行。冬杪始達。投刺謁汪公。公亦喜。延入下榻。明年戊寅。果以萬壽開科。公以都御使主試。得生卷。決為江南名宿。選為南元。會試聯捷。嗣以殿試第三人。授編修。給假旋里。比入門。見其妻方縵麻哭於堂中。大呼曰。我今以及第歸來矣。妻回頭見生。裘馬赫奕。大駭曰。君前以下第哭死。適已週年矣。勿作此態來嚇人也。生聞言。如夢始覺。長歎一聲。奄然竟沒。衣冠如蛻。馬後十餘年。有人於青城山遇之。葛巾道服。顏色轉少。偕一女子。明豔若仙。乘翠軒。從十餘騎。將入山。呼其人。問及故鄉。顧僕取綠囊中兩書寄回。一與其妻。言頃已得女。為耦。度為地仙。一與曹生。謝其解衣之誼。兼託其妻子。蓋宛然舊時手筆也。

### 明季遺事

康熙時。明季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言正統在沙漠時。曾生一子。今有裔孫在旗下。天啟呼魏忠賢為老伴。凡事委之。而已不與。楊璉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目擊者。宮中用度奢侈。脂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飲食恒不能遍。至日有餓死者。宮中用馬口紫。紅螺炭。日以數十萬觔。馬口紫者。約長三四尺。兩頭刻兩口。淨白無點黑。今惟天壇焚燎用之。又其時所行。多迂濶可笑。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採運至京時。不能昇入午門。運石太監來奏。此石不肯入午門。命將石捆

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騎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墮。乃命責馬四十。發往苦驛當差。如此舉動。豈不令人發一大噱。

樹中人

康熙間。順德有民嘗入德慶山中採木。忽聞頂上兒啼聲。仰視見古木上有氣縷縷如煙。飛鳥過之皆墜。遂斫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一同伴曰。此非惡物也。蒸而食之。食已覺熱。尋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不知是何怪也。嘗見北戶錄言。大食國西鄰大海。其西岸有一大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鬼。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若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此西遊記人參果之所本也。蓋彼生樹上。此隱樹中。彼為常產。此以幻成。故其能為災如此。

嘗聞菌人國。其人絕少。朝生夕死。如芝菌。其地有銀山。樹上生小鬼。日出能行。日入而沒。是樹上生鬼。非大食國所獨也。

陳忠愍公死難事

公諱化成。字蓮峰。閩之同安人。少起戎行。佐李忠毅公庚平蔡牽受仁宗皇帝知。累遷至

閩省水師提督。道光十九年冬。逆夷以烏烟之禁。犯浙閩。破定海。瞰招寶山。連喪數大帥。公

於二十年夏調任松江。越旬日而定海失守。裕公謙自盡。

城上方登城督戰。知勢已不支。遂自

者援起。卒

吳淞江並海上西南與舟山近。東則崇明。東北則福山狼山。相倚為唇齒。公防禦

三年。整飭營壘。撫馭弁兵。嚴而有恩。終歲居帳中。有為除官舍。公弗入處。曰。士卒皆露宿。吾

何忍即安。或餉酒食。曰。麾下眾多。弗能給。獨享非所當。却弗受。江左倚為重。越二年四月。夷

匪破乍浦。去吳淞二百餘里。奉命與湖北提督某公併力防禦。主西礮臺。時兩江總督牛公

主東礮臺。五月甲寅。夷人忽至。攻東礮臺。公身先士卒。擊損其火輪船三。巨艦一。夷匪數千。

丙辰。夷人舉大礮於桅杪。連發之。鉛彈如雨。洋鎗火箭交集臺壘。時松江太湖兵當其前。徐

州兵在後。安徽兵伏土城內。備東路。公顧勢已危。馳騎請援於牛公。鑑而牛已先退。遂無意

應援。惟遣騎邀公偕遁者再。公叱去。已而歎曰。我無援而兵虜至。事難為矣。解印綬。付一千

總齋。至松江府上之。仍坐西炮臺下督戰。未已。夷人不敢前。而左翼既虛。徐兵因乘機進。徽

兵繼之。日向午。夷人遂由東炮臺陸路入。火箭及帷幕甲盾俱著。公股被重創。猶屹然不動。

而夷人已蜂擁至右脅。又中洋鎗七。血涔涔沾袍襪。猶秉旗促戰。曰。爾毋畏。爾施鎗炮。未幾

聲漸微。乃北面再拜而絕。同時戰死者。有守備常印福。十總錢金玉。把總龔齡增。外委許林

許攀桂。額外外委徐大華。武進士劉國標。辱公屍。匿蘆葦中。越十二日。殮於嘉定城中。膚體

不敗面色如生年六十有九事聞上賜白金千兩於殉節處所及本籍各建專祠下部議恤蓋曰忠愍先是香山之敗殉死者有提督關公天培定海陣亡有王公錫朋葛公雲飛鄭公國鴻江公繼善謝公朝恩祥公福其餘大率皆望風先遁迨乍浦之破竟無一人死者並無有向夷匪發一矢施一炮以拒守者蓋自廣東用兵上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為清

逆將軍一大臣為參贊及夷匪破浙省數縣及寧波府而據定海上命協揆宗室奕經

為揚威將軍文偉等為參贊而夷匪復破乍浦然自公始至松江即語屬吏云我善水性我能任海防事爾毋恐又授以避炮訣曰烟色白者乃空炮惟烟黑者宜亟避而其待士卒能以恩濟法與同甘苦當時咸謂此間猶有好官也嘗獲晏士喇喇噶謂夷中以吳淞砲多不敢攻而閩粵之商上海者傳廣東洋商語謂夷人素憚公名且謂其猶能直行己意收發左右如往時故夷中有一不畏江南百萬兵只畏江南陳化成之謠觀望至三年而後入乃卒以羽翼無人而費志以殉蓋自公之歿而夷人入寶山達京口已未入上海庚申火輪船至春申浦遂渡三泖破松江直逼金山而蘇常江鎮諸大郡皆震動戒嚴而二三重臣通商議和之謀售矣嗚呼使當時聞外諸將帥盡能如公亦何遽至此哉

相傳夷鬼嘗於千里鏡內照見公形為黑虎及三月上海火藥局災蓋奸商通夷者為之

有游魚千萬。大者盈丈。浮黃浦至泖。又有巨鼉長蛇。出於炮臺外洋面。四月夷匪逆破乍浦。進逼松江。既而旋去。公知其必來。大享士卒。諭以大義。且曰。即至萬無可為。必以吾死為度。復給藥人一丸云。臨陣納諸口。可壯膽。皆感泣拜受。蓋逆匪未來。異徵已為先告。而公之志固自素定也。

道光二十有二年五月朔。夷匪至松江。距城八十里。監司邑令各買一舟備走路。上海典史楊君慶恩聞之。求見監司不得。見邑令。諷以大義。令曰諾。洎吳淞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船去。君頓足歎恨。為尺牘達上官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之行。見君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錢與舟子。至中流。君躍入水。舟子失聲。長隨遙指曰。此上海捕廳楊爺也。時夷匪已率眾入城。高升亟還率家人。覓漁舟溯流。求之於周家渡蘆葦。見十餘尸。其一即君也。覓棺殮之。載還。其事奉。上諭楊慶恩捐軀盡節。情殊可憫。交部議恤。蒙。予卹。贈如制。嗚呼。君之死烈矣。然松江之破。自經略至督撫。及監司。其官之尊於典史者多矣。而乃獸駭鳥散。率如陳慶鏞疏中所言。而死節者。乃在區區一典史也。見危授命之難也。如是夫。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西北紅毛番人也。距廣東五萬餘里。自古不通中國。我朝康熙五十八年始來通市。雍正七年入市。

不絕。嗣是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去。而陸和蘭謀噶刺吧故智。這阿芙蓉誘中國民。自嘉慶十三年圖佔澳門。蠢蠢欲動者屢矣。

埋憂集卷九

戌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烏柏樹

數年前余在後珠村其鄰人某來言其家有一烏柏樹大纔逾拱而以場地頗隘有妨收穫將伐而售焉甫鋸一旁枝見其中心皆黑有脂液流出如琥珀色乃止不伐意將覓售玉俾其伐取也聞其樹乃為曾祖某遺植計其壽已二三百年矣。

案魏志建安二十五年武帝薨注世語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樹而樹血出曹瞞傳王使蘇越移美梨根盡血出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遂寢疾事近怪然木經歲久豈必無神如蓋記昭義寺有池即春秋之翟泉也後為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西南有願言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枝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後復高五尺凡為五重每重葉榘各異觀者成市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觀者莫不悲泣又從征記泰山上有上中下三廟牆闕嚴整夾兩塔有柏樹大二十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枝見血至今金創猶存則非曹氏所僅見矣。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曾上華山頂宿僧舍。夢有人長身玉立。著古衣冠。揖之曰。某住此山中已千年。近有僧人以大銅鐘掛吾左臂。吾甚苦之。乞為解釋。明日入寺。果見有鐘一口。掛大銀杏樹上。因命山僧移置他所。蓋樹老成精。理所固然也。

### 獅子

元魏時。波斯國獻獅子。為万俟醜奴所獲。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弼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見獅子。並皆瞑目不敢動。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躍。曳鎖而走。帝大笑。又國朝康熙間。西域貢獅子二。形如圖畫。後口外打圍。遇兩熊。人不能勝。召獅子搏得之。老獅子力盡而斃。小獅子亦逸去。其熊皮實之以草。置雍和宮懸牌腰間。一重一千三百餘觔。一重八百餘觔。是熊之與熊。勇怯又懸殊矣。

按爾雅釋獸。後狓食虎豹。註即獅子也。正義引說文云。虢獅子也。大雅常武云。闞如虢虎。雖與虎並舉。其管虎之力。猛為足擬獅子哉。然博物志又載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眾。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大如狸。起立車前。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立。獅子頭上遂殺之。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伏。無鳴吠者。不知此為何獸。亦可見猛如

獅子。又有能制之者矣。則凡天下之自負其勇者。又何異遼東之豕乎。

詔致

乾隆間。廣平一知縣某將引見。遇大學士和公於朝房。某趨拜。和公掖之起。某必欲下拜。推讓間。竟將和公數珠扯斷。散落滿地如雨。和公失色。思必有以洩其怒。因嬉笑備詢職名。牢記於懷。後數日。上召見奏對畢。時磁州缺出。上問何人可補。倉卒間。凡與和素暱者。皆不能省憶。不得已。隨舉某名以對。上俞其請。即諭著某補授。此亦善媚之效也。

醉和尚

國初。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思南沈酒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其志節之奇。尤莫若思南。思南諱元懋。字柱礎。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都事屯部郎中。奉使蜀中。歸知貴州。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門資置身館閣。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慰之曰。門資豈足以屈人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先生則大喜。江東建國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方丁內艱。固辭。而破家輸餉不少吝。丙戌六月。家人白江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免。先生故善飲。乃削髮入灌頂山。益日飲。無何不喜。獨

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酌之夜以達旦。山僧為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卧。則呼月。月落則呼雲。雲以灌頂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城西枝隱軒中。每晨起則呼其子弟。飲之。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他往。則攜酒極之。於所往不遇。則執途之人而飲之。於是浮石十里中。望見先生輒相率走匿。不得已乃獨酌。既積飲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言先生輒浮大白。灌之。否則張目不答。有同志者規之曰。君不思養其身以待時耶。先生為之瞿然。乃不飲者三日。既而縱飲如初。先生雖困於酒。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者。必覺然起。接之。傾所有以輸。惟恐不給。以是盡喪其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恭人俞氏亦以毀相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之倨然狂放於麴蘖間。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置吾身於何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德林蓋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同社高士韓國祈誄之曰。知雄守雌。為天下雞。知白守黑。為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

事見結  
琦亭集。

外史氏曰。德林當國破君亡。求死不得。至期於日夜縱飲以死。以視信陵之醇酒婦人。其志尤可哀也。嘗聞乾隆間。成都有三異人。其一曰笑和尚。見人不言。一味憨笑。喜吸烟。向人索

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爭與之轉。有固却者。居寶光寺。寺僧惡其懶。故遲其飯。或未明即食。及舉箸笑。和尚即在鄰人張裁縫者。知其非常人。俟其出。必從之遊。一日笑和尚謂張曰。爾無間寒暑。俟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懶。不耐為人師。此間東洞子門有徐瘋子者。堪為爾師。我當送爾至彼。即偕往。適徐燕火。火死鼠飲白醅。遙見之。責笑和尚曰。爾不耐為人師。又何苦拉別人乎。笑和尚大笑不止。時朔風正勁。城門外寒風尤甚。笑和尚與瘋子赤足露頂自如。及夜半。瘋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非絮非常。奇暖而香。自是張遂從瘋子不去。居數年。二人共往訪笑和尚。和尚迎笑曰。汝二人來乎。好好抱張頸狂笑聲如鸞。鳳使人心魄。俱遙。瘋子從旁罵曰。慙和尚。汝笑至今。猶以為未足耶。和尚膜拜曰。吾知罪矣。然老僧不死。笑終不可止也。竭力忍笑上牀。跌坐而逝。徐笑顧張曰。可以行矣。攜手出門。忽不見仙乎。仙乎。或謂笑和尚生長太平。其以樂死也。自非生逢離亂者。所可擬然觀其臨逝數語。烏知其中無長歌當哭時耶。此笑和尚之溺於笑。殆猶醉和尚之溺於飲。而意不在飲也。則其笑亦可傳已。

郡中馬軍巷鄭生名復良。暖田先生之孫也。幼絕慧。讀書過目成誦。為人木強嗜飲。精於醫。博極羣書。然遇其飲。即延之不往。又嘗以醉。揄其婢。至絕。而後蘇。其妻乃禁之。飲生無

如何則日倚門前伺其親知過者邀之入留與共飲其人或以有事執不入往往至於拜跪泣下不止後其妻知為生之謀客至則操杖逐之一客嘗被笞傷股自是至馬軍卷者皆相戒好道不過其門則真可笑者也然良工心苦矣

香樹尚書

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遊帝怒黃淮至繫獄楊士奇及金問至益怒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鞠連楊溥連繫錦衣獄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即位釋溥溥出獄哭大行伏地不能起帝亦哭擢翰林學士入閣典機務進太常卿仍兼學士竊數當日君臣相遇何嘗家人父子相傳錢香樹尚書在雍正末年奉使外藩及還已乾隆初年矣上問及先帝出使時事尚書不覺痛哭上亦哭錢從此受上知權至侍郎其後尤以詩與沈歸愚先生同受知於高宗上嘗曰二老乃江浙之大老其寵眷蓋無異仁宗之於楊溥也

楊溥傳英宗初立溥後入內閣太皇太后臨朝一日坐便殿帝西面立后旁坐召士奇蔡溥及英公輔尚書胡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尚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慮形愁歎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初仁宗為太子時以讒故宮僚大臣多下詔獄溥及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

泣下。故太后及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讀此數語，想見當日君臣之際，患難相依，有不堪追憶者。又見宮廷之上，聖賢相遇，如家人父子，不啻宋宣仁太后撤金蓮燭，送東坡歸院時也。

全荃

栢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為全八。家本典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殉人之急，以是家日落，為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尚幼，無以為棺殮。其友朱虛侯者，慷慨意氣丈夫也，讀書好劍術，故與生為貧賤交。聞之，走視其喪，為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恨還家，拔釵搜篋，至於典及琴書事，姑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忠，樸而慙，素忠於其主，及是憐其嬌，稚伶仃，依依不去。當時斷炊，為之賣屨織席以供。雖忍餓不報，舉家賴延旦夕焉。顧其妾年猶少，自生歿，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祖將謀移居某，豔其姿，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稍長，某並通焉。既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某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藉藉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姓亦知爾母所為乎？春霖瞋目擊案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

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兒尚冀收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姓之齒未也。若畫虎不成而父之鬼不其餒而爾父一身傾身殉友。卒時曾以而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春霖涕泣而去。後數日。某忽為人所殺。棄尸於野。其妻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屍。不見其首。訊其僕。僕言不知。乃趨拘妻。至訊之。妻供向固未與某奸。何知其他。命撈之。妻本以僕嘗諷令改行。早疑為僕所殺。及是遂吐實。兼述僕平昔所諷以證。令始喚僕用刑。訊五毒備至。僕亦自証。服問其首所在。對以爾時已烹以祭其主墓。祭畢即以餒狗矣。乃釋妻而繫僕於獄。無何其妾至家。又為人所殺。令訪知僕子素剛猛。橫於鄉。并疑其為僕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入潘甯。坐以爭妬相殺。拒僕父子罪定。案中報矣。春霖聞之。走懸庭號哭。自承代白其冤。令疑其少。轉詰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愈於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挿一匕首。晶瑩如雪。及度欲動。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為死友。雪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於獄。次日即以匕首及書往臺上。臺上臺嘉殺人之義。俠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今以得贓妄報革職。時春霖年甫十六也。

周爛鼻

周爛鼻者吾邑圓義庵僧也性嗜酒不拘細行少時曾入妓館因爛其鼻後自痛恨願受戒作佛弟子為人忼直無一語欺人人亦以此信之見大殿傾圮擊柝募葺人以其廉潔不欺爭施捨焉顧雖皈依心釋氏而酒終弗能戒也無日不飲每飲輒醉常入市肆據鑪頭按拍高歌環而聽者竊掩口笑又或於街市徐徐而行唱大江東去兒童拍手嬉笑隨者成羣亦傲然不屑意也里中正法禪師俗名唐玄茲推重之曰此再來羅漢也而周浮沈於世年已七十餘矣忽一日欲東招常所往來者百餘人尅期回首其徒不從曰是難得於善知識者豈可求諸酒肉中耶數強之不得已為招客客笑曰周爛鼻乃亦坐化耶至期羣集周相與見如平生歡日卓午沐浴更衣焚香於殿閣房廊遍禮諸佛還至正殿取萬年藤椅於佛前向南跌坐舉手與眾作別諦視之目已瞑矣眾方作禮讚歎忽張目大呼曰厨中尚有燒肉一器可將來喫完了去其侍者進肉恣意喫盡未釋手而逝

外史氏曰余嘗讀醉婆提傳而歎道濟之顛為不可及也夫眾人皆醉非荷鍾隨任何以共處此世耶眾人皆醒非運木起棺獨顯神通誰為欲覺晨鐘耶然非有善知識如瞎堂和尚雖佛門廣大豈能容之若周爛鼻其亦知此意乎故爛醉街頭狂歌市上其意蓋謂彼之長



齋繡佛談經。說偈於昭昭而眠。香盜飲於冥冥者。殆不足與為伍。不如與小兒酣歌之為樂也。志稱其人伉直誠哉。其不愧伉直也。不然若專於酒肉中求羅漢。則今之羅漢固已遍天下矣。

### 潘爛頭

潘爛頭。邑之東北前朱廟黃冠也。能呵致風雨。往來濮川嘗與人玩月。其人失禮於潘。潘於壁上畫一月。以片紙粘之。月遂雲翳。其人求潘去紙。月皎如故。一日召天神至。竟無事。神以硃筆點其頭。頭爛。人號為潘爛頭云。見桐鄉縣志。

按烏青文獻以本廟師弟相承。實無其人。而唐之鳳前漢里東嶽廟碑云。係在是廟者。未詳孰是。

### 醫痒

姚莊顧文虎。累葉簪紱。習享豐饒。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筴解褲受杖。二十後習為常。家人厭之。杖稍輕。輒加呵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有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故熱毒內攻。因成奇痒。適打散不至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余獨以為不然。被蓋酣養於滋味。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故無以洩其氣。以致熱毒下注。作痒難忍。非關過嗜辛辣也。然則今之坐享羔梁。如園牢之養物者。皆當以此杖予之。

草庵和尚

海昌徐汝連者。多膂力。工技擊。一日。余值於山屏沈君家。問曰。子好武事。曾閱異人乎。汝連曰。向者吾偕同人訪草庵和尚於太湖之濱。觀其狀貌雄偉。知為非常人。與之論技藝。輒心動。不自知汗之下也。因詢曰。以子材藝。當力王事。何混跡浮屠為。豈有託而逃耶。和尚歎曰。余至此命也。曩者曾侍衛內廷。奉命隨將軍某征苗。一日。大隊並進。突遇賊渠。余挺刃前關。未百合。賊窘。棄騎走。余窮力追之。灌木雜糝。兵器不及施。遂棄刃與搏。賊拳勇絕精。且拒且走。踰數十嶺。至一絕壁。扼其吭而擠之。彼亦極擊余肘。拽入巨澗中。余乘勢出。匕首刺之。梟其首。時余力已乏。躍出少憩。登山四望。亂雲雜沓。萬木蔽天。杳無人跡。其地去大軍蓋五十餘里矣。尋路歸。至中軍。以首繳令而退。自以為功無出余右者。軍中有知者。潛告余曰。賊破渠魁。功非不巨。然子殆矣。將軍謂子沒于軍。業具名中奏。子之功已為人奪。不去。懼禍及余。察之信。不敢復留。星夜出奔。自是恒棲息亂山草莽間。默念功高不賞。反至得禍也。遂徬佯方外。以終吾年。豈以為浮屠可隱而至於是耶。汝連請觀其藝。和尚曰。汝來亦不易。試觀之。遂見其兩肩互動。自身以上長者六七寸。請短之。自首以下短亦如之。既定。攝衣下階。庭中有木大十圍。手撼之。枝葉皆岌岌動。同人以材藝自負者。莫不擣舌木立茫然。

若夫和尚曰。此運氣功也。若輩不足以語此。和尚之姓名不傳。以住草庵。故呼之為草庵和尚。云楊煜聞而歎曰。天下非无奇特英偉之才。而恒至不過若和尚者。豈非特出於凡眾者哉。何其材之奇而數奇耶。而能展脫遠害。其見幾之哲。為尤不可及矣。乃功高見奪。姓氏莫傳。湮沒於湖山榛莽間也。悲夫。

此傳余於己丑歲。從易安齋文鈔中錄出。原本筆意生動。而結構稍寬。叙次亦稍冗。因為增刪數句。今讀之。猶覺生氣滿紙。草庵和尚。為不死矣。夫古今之以功高不賞。而媚嫉成名者。何限。讀此。又不禁為青史一慟也。辛丑中秋前一日。於珠村草堂重閱此傳。屈指已十閱寒暑。亦惡既頭。願如雪。而余亦衰病侵尋。無復向時與亦惡筆硯周旋樂境矣。可勝三歎。

### 拱腦

四明曼氏家世讀書。至某。以甲榜筮任致富。為典商。有子二人。教之讀數年。皆游泮。然屢試未第。而其次名年感者。好狹邪游。兼嗜博。從惡少數輩。晝夜朋淫於外。故所識老成壯士。遇之如敵仇焉。於是家驟落。典賣俱盡矣。不得已乞貸戚友。援例為別駕。分發廣東。蒞任一年。適捕得通夷匪者七人。皆盜魁也。訊之確。姑令訟繫。其黨饋以三千金。乞為開釋。年感見金

心動。納之。遂為覆訊。申請。輒被駁詰。中丞某公親提嚴鞫。皆伏誅。年盛亦無如何。顧母念輒心悸者數日。一日薄醉。坐上房。僕為揜背。一四歲兒戲其側。會乳媪一兒至。兒方索抱。忽一人突至其前。觸目虬髯。勢急威猛。出利刃如雪。直刺其首。并兩兒斃之。兼中乳媪僕大號。眾至。其人已不見。詰聞者亦不知所自入也。相與稟諸大吏。圖形緝兇而已。然終歲未得正犯。於是盡室南遷。扶柩至里門。所過儀從赫奕。彌望編素。猶逾里許。然知之者謂其柩中僅存無頭之鬼焉。先是年盛將赴任。恐庭參時儀注未嫻。招惡少輩至家。與為番替演習。次及年盛。既拜而起。忽顧影不見其首。時日方中。眾共見之大駭。識者已知為不祥。比柩至門。其兄方以母設悅宴。集召伶人佐觴。數齣後有三人著本朝冠服。以兄弟相呼。旁一人問姓名。其長者曰樊遜。又問何人所取。曰孔子。次及仲曰樊噲。問所取。曰漢高帝。更及季曰樊惱。問所取。曰自取。眾為闕堂。其兄忽憶前事。且悟其有所識也。痛哭而罷。

許真君

嘉慶時林清之變。是日天宇晴霽。及變作。賊匪數人已登宮牆。禁兵倉猝未集。賊自膳房之上自西而北。皇次子即今發烏鎗擊之殪一賊續至者執白旗以指揮復擊之又殪儀親王子貝勒綿志亦以鎗擊賊。賊復殪。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廠督同常承貴率內侍擊賊。

日將曉賊勢漸蹙將縱火忽大雨迅雷二賊震死墮武英殿之御河電光中恍惚見關帝端坐午門羣賊股栗不能奔竄皆就擒相傳賊黨與各省俱有先是清曹遠謀至江右約其黨尅期進兵此賊行疲少憩一山下旁有一道士對之呵氣賊遂倦臥醒而道士已不見及其黨得書所尅期乃在九月後至期而清已平江右督撫亦擒其黨以獻比入獄清詢其稽遲之故則以尅期未屆故不敢妄發也還問謀者則以所遇道士對既而釋其謀俾為導覓道士於江右不得偶憇許真君廟見塑像宛然所遇道士也乃奏而加封焉 聖人在上百神效靈其理洵非誣也

### 茅山道人

杭郡金銘如婦死繼娶于氏於潛令于公妹也頗悍戾未匝月銘如恒居宿於外一日夫婦忿爭于氏拔頭上金釵屈吞之俄痰塞胸膈氣厥不屬合家皇遽無術忽門外來一道人謂闔者曰汝家主合有急難余已望氣知之闔者驚曰師父知之可垂救否道人曰余以此來速報主人遲則無及矣遂與偕入合家俱大欣慰兼問當酬幾何道人曰吾輩學道者以慈悲為本財帛非所貪也速備淨水一盃水至戰手書符俾受病者吞之未幾于氏胸稍舒家人咸拜謝道人笑曰未也頃在胸死生在呼吸今入腸矣少時將腹脹腸裂而死余茅山玉

峯羽士也以廟祀募緣於外。今能予我三千金。夫人可生。否則請辭耳。許以八百金。道人曰。天下莫貧於益商。即許我八百金。可如數以錢置塔下。俾事畢得攜以去。眾訝其前後違異。姑如其言。以伺焉。道人復書三符於黃紙。使焚以灌夫人。又令速備圓桶於側。曰。難星將出矣。頃之便血於桶斗餘。則金釵閃閃在焉。道人曰。此妖金也。不去必更貽害。當將去鑄天將像。為汝家禳之。令取出。洗而納諸袖。徐於腰際取一搭囊。長七寸許。對之噓氣片時。徐以錢納之。須臾而盡。亦不覺其隘也。系囊於腰。顧金曰。貧道今日騷擾處士矣。舉手作謝而去。外史氏曰。茅山道人。其有道者與。其始也能以望氣知其厄。其繼也能以書符解其患。其卒也。又能以取其錢。運此神力。幾於芥子須彌焉。然方問其所欲。既謂我輩以慈悲為本財物。非所貪也。及金已入腸。而又邀以重利。且以金為妖金。當攜鑄天將以禳之。天下亦有從真穢中淘金以鑄神像者乎。其言曰。天下莫貧於益商。意金生平日守錢如命。其於親族緩急。拔其一毛亦不可得。故道人顯此神通。警彼慳吝。不然。何前後所言之謬且誕也。或曰。道人殆三毛化身。以遊戲人間者歟。未可知也。

憎鬚

成都張船山先生為郡守時。有一巡檢差回稟見船山曰。太爺一路辛苦。然風致頗佳。巡檢

誤解公意。自持其鬚半跪曰。卑職蒙大老爺恩遇。每思報效。惜年長多留。此鬚不能傾身圖報耳。船山大笑遣之。

### 梁山州

富海帆先生撫浙時。公事之暇。每與僚屬談詩文為樂。適杭守之人。委一同知攝篆。一日上院。富公問以梁山州之事。守作而對曰。卑職管下。只有海鹽州。沒有梁山州。大人查緝紳錄。就是海帆大笑而入。

### 詩朝

蔣杭溪言有王姓者。家祖溫飽。報捐從九品。好以門族誇於人。見有懸石谷畫者。輒曰。此家二房叔曾祖也。有持夢樓書扇者。又曰。此余未出服之族兄也。凡王姓仕宦者。必引為同宗。同寮皆匿笑之。後分發江西時。柏田袁公為方伯。好談諧。一日屬員進見。袁笑謂眾曰。僕有俚言。欲贈王佐堂。試為諸君誦之時。王亦在座。袁誦曰。天下三王本一家。任君東扯與西拏。太常山左稱同族。聊方伯江南號夢華。時有為江南布政使者亦王姓。舍弟粵東貽利緞。家兄黔口寄團茶。行香若過靈官廟。五百年前叔太爺。合座為之大噱。

### 陶公軼事

陶制軍澍未第時家極貧謀徒自給而公性頗豪嗜飲善博雖家無儋石儲不顧也後值歲暮其婦崔泣謂公曰貧迫如此妾實不能同為餓殍為君計鬻妾亦可度歲不然願賜絕婚書俾妾另謀生活公笑曰卿識何淺我未交大運耳日者謂我命當至一品姑徐之勿愁富貴也婦曰君有此大福自有與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想請與君辭聽君好消息矣公不得已書離婚書與之會同里一餅師將謀娶婦婦得書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更無聊初郭外火神廟有道士素善公公暇日常宿於廟道士性嗜奕其技絕劣然好勝有從旁教客者啣次骨或豫以酒食啣客令客歡且諭意焉知其癖者每與奕必讓令勝己乃已公自與訂交恒終歲奕無一勝故道士尤心傾焉至是遂襍被來止廟中為道士書疏章有所得以供飲博輒盡人皆呼為陶阿二衣冠咸屏不與交矣山陰碣石村有呂某者精星相卜筮禽遁諸術求之者戶屢常滿於是積貲至鉅萬然好施故人以員外呼之後於富陽設齋青行置秤平準不欺客故賈富者必就與市而富為徽閩浙交會之地衆費輻湊凡酒食之館江山船恒集於江岸呂間或與客偕遊則呼呂三爺者載道姊妹行有落拓者乞呂一顧聲價頓起夜則呼盧徹旦客有負者呂必為調劑而呂博有異傳每博輒勝所得金常置床頭客或取用之亦不問問問之則笑曰銀子本活物想幻化矣其大度皆此類戴知者呂翁之值行也性至



孝。以不得養父母故不娶。每飯必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俠而勤儉。故所得俸常貯主人處。惟見人之急。則手麾千金不惜。人往往以癡目之。亦善飲。每以無飲友為恨。一日晚飲於市。見公袒衣而沽飲。飲頗豪。呼而問為誰。公答姓陶。曰市中有陶阿二者。非子乎。視子貌。狀似非碌碌者。子飲可幾何。公曰。予好飲。終未有能醉我者。汝豈能為查太史者乎。何勞絮問。戴喜甚。曰。我將與子較量。遂沽濁醪三甕。曳與對飲。兩甕既罄。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頽倒矣。公起去。次日戴醒而憶之。復覓陶公飲。極歡。自是遂與公為酒友。富有業。賣漿者。甯翁止一女。極陋。青癯滿面。廣頰而豁齒。日者嘗謂當受一品封。翁疑其戲已也。顧女齒加長。問字者。增輒病。故三十猶未嫁也。至是忽夢黑猿撲於身。驚悟以告翁。翁曰。得母有申屬者。問字於汝乎。翌日戴癡來沽漿。見女問亦曾相壻否。翁答尚未。且曰。吾賤而女陋。更誰壻戴力以斧柯自任。因言公。翁曰。是非陶阿二乎。溺賭而濫飲。異日令吾女吸風度日乎。戴曰。嘻。只恐汝女無此福。不然如陶秀才而長貧賤。當挾吾兩目。翁問其年。曰屬猴。翁憶女夢。稍心動。謂戴曰。明日可偕與來。旦日邀公詣翁。一見許訂婚。公辭以身棲於廟。囊無半文。馬能娶婦。乃與翁謀贖諸其家。女能紡織。不致相累。公曰。即目前亦需少有所備。妙手空空。奈何。戴又從旁慫恿。乃任其費。諸呂翁索銀三十兩。呂問所為語之。故呂詫曰。秀才也。子何自識。

之戴言此人非終人下者。故與隄。呂欲相之。使戴招公去。一見驚曰。此天下貴人也。但早年寥落耳。自後交印堂運大佳。惟木形人不及享髮期。然已足矣。回顧戴曰。此事我當相助。立贈公五十金。謂公曰。婚後願與新夫人一光顧也。公許諾。且言此恩必有以報。翁曰。區區者本無足掛齒。但有所託者。僕已有四孫。次孫命犯官刑。他日當出於臺下。倘蒙記憶。尚幸垂憐。即呼其孫出叩。公心識之。受金歸。婚三日。挈夫人詣呂。呂亦許為一品夫人。歡宴終日而返。自是伉儷相得。機杼之聲。每與書聲相聞也。公學亦大進。次年舉於鄉。入都以教習。授知縣。分選湖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後巡撫江南。值歲飢。公為請於朝。賑蠲並舉。活數十萬人。吳人皆尸祝之。繼以清理鹽政。受上知。眷注頗深。而公已卒於兩江總督任所。是時竇翁亦已物故。公臨卒。屬子孫世世奉祠。翁云。方公之巡撫江蘇也。呂翁孫以索舊逋至蘇。毆人傷重。死方訟繫。公即為贖罪釋歸。贈以千金。其捕鹽梟王乙也。諸官吏咸惴惴恐激變。公密勅武弁率兵往擒獲。梟示時。棋道士適在撫署。笑曰。不意陶二有此辣手。公不為忤也。先是有粵僧游於紹。善相術。嘗相戴。戴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戴笑曰。天下豈有為人值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為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薦戴從征。凱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告回籍。嗣從煊赫。崔氏方叟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志戴發跡。

所自。卧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泣。夜自縊死。其所嫁餅師。蓋久以寒餓死矣。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頤齋所記。予讀之而泣然。不知涕之何從也。蓋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英雄於未遇。豈非風塵隻眼哉。慨然曰。張負漂母。世果猶有其人乎。於是為之一哭。顧其施於人者。皆即其施諸己者也。其受於己者。即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為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為人所棄。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於是為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既去。丐婦攀轅。豈知羞菲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為崔氏哭。且為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為崔氏者。痛哭不止也。嗚呼。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勸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為士。戊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為磨柄所傷耳。蓋文毅少極貧。聘同邑黃姓女。有富室吳氏者。聞其女美。謀納為繼室。以厚利。囑黃翁。翁許之。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黃之富。決欲嫁之。其父主持。又甚力。勢不可回。有侍婢願以身代。母許之。公亦坦然受之。即今膺一品。誥命之夫人也。後吳氏以占曾姓者田。兩相爭競。吳子被毆死。翁亦繼死。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其田產。殆盡。時公已貴。願丁外艱歸里。聞而憐之。郵以五十金。女愧悔。挹其銀。終日號泣。而不

忍用旋為偷兒所竊。怒而自縊。後朱文定士彥自浙江學政還朝。亦壬戌同年也。過吳門。公臨之演劇。命演雙官誥。公為之泣下。朱曰。此我之大失檢。忘却雲汀家。亦有碧蓮姊也。云云。此錄與傳中叙事始末。互有異同。要之黃氏女之見金夫而負義。則一也。至謂膺誥命之夫人。即其家婢所代。則傳聞異詞耳。然離婚之事。益信矣。

改名

杭郡馮生。好詆譏。後捐直隸同知。候補安徽。一日早參。既見而出。遇同寮新縣徐公。名珪者。於門房。特將俟看驗。略與叙談。徐起小遺。馮乘間取其名紙於王字下添一鈎。徐不覺也。比入參禮畢。撫軍某公畧詰數語。笑謂徐曰。太爺儀貌溫文。尊名何不雅也。徐目瞪良久不解。公命取其稟示之。徐駭然。慚汗不敢久留。退至門房。與閤者相詰。責欲毆之。馮乃從旁笑解之。且曰。此小弟所為也。乞饒其初犯。願獻印花房中元寶一箱。贖罪何如。徐無可如何。忿然而出。同寮絕倒。

房中元寶者。乃夫妻交媾時。墊腰者也。昔未有富室子新婚。其婦妝奩中有一箱所貯。皆此物也。富室子不識何用。竊取其一。出示乃翁。問所用。翁掩口不能答。見者無不匿笑。

負債鬼

吾鄉有甲乙相友善也。而皆貧。值寒食。甲墓祭歸。見道旁有破棺。遺骸暴露。甲惻然。歸家取  
畚鍤為之掩覆。是夕夢繭袍人來感泣作謝。曰。蒙君子澤及枯骨。泉下無以為報。僕生時習  
六士教。君從今可垂簾於市。僕當少效微勞。亦可為救貧之計。甲疑為素所不習。鬼曰。但聽  
我言。自當有驗。甲謝之醒而異焉。竊念一寒至此。何妨姑試其術。於是懸牌招紙。凡問卜者。  
鬼輒教之剖斷。有以失物告者。鬼陰語甲曰。此物在渠家房後西北廂複壁內。然非人所竊  
也。甲以語某。果如其言。獲之。蓋其妻臨卧。以珠環置鏡台上。為鼠所銜入也。里中某翁家一  
白犬。忽於空中起。行至牆頭。翁遂病傷寒。劇甚。狂問之。占曰。此有野鬼求食。祀之可愈。家人  
歸祀之。病良已。由是其門如市。年餘積貲累千金。乙偶詣甲。詢其何遽神驗。乃爾。甲述其由。  
乙心羨焉。歸後亦荷畚鍤至郊外。覓得敗棺。如其法行之。而返。是夜果有一鬼來謝其狀。顰  
眉蹙額。襤褸如丐。乙遂告以所欲。鬼忻然。願為効力。乙大喜。以為指日可作富家翁矣。遂亦  
託其術。無何。問以所卜。鬼輒曰。明日來。易一人。鬼又曰。明日來。乙皆如其言。應之。其人輒懷  
卦金而返。翌日更無有過而問焉者。乙還以責其鬼。鬼曰。某生前凡遇索債者。則應之。以是  
其他固未嫻也。言已寂然。自是絕不復至。某懊恨不已。訪諸邑中。其人蓋以負父累。憂鬱  
成疾而死者也。

外史氏曰。老氏有言。上德不德。居今之世。欲求厚施。而不望所報者。難言之矣。然欲其獲報。而至。殘皆朽骨中求之者。亦已癡矣。況如某乙之鑿舟以求者哉。宜其為鬼所擲掄也。昔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彼知美。而不知贖之所以美也。知某之弄巧成拙。使前鬼而在其側。能不為之撫掌。

蛇異

康熙初。東河之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鬥。移時不解。觀者漸眾。橋忽崩塌。壓而死者千人。蛇亦不見。事見厲樊榭東城雜記。此二蛇殆天使之歟。

埋憂集卷九終

埋憂集卷十

戎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鬼隸宣淫

京師寶泉局有神祠門內塑鬼隸四人頗著靈異有工匠數人宿於門側夢中常被其污其來時手足如縛欲喊則不能出聲醒而捫其股間每有青泥填塞且腫痛不能起立初不知何物為祟也後有一點者又為所污夢中默識其像醒而憶之始知即鬼隸也相與告諸司官而毀其像其祟乃絕。

狐母

盛京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一少婦年約二十姿容絕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能有此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將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為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豔而忘其為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下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眾驗之果然。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仁宗皇帝御朝猝放一袖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眾侍衛奮趨持之遂醢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掃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掃七柱成德可掃至十二柱云後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為熊擒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去仆於山足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瞿式耜

初王師入桂林瞿公方中燕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勸之去公舉杯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去適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自靈州回公喜曰敞至吾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戚良勳臺馬請公出城再圖恢復家人泣請少忍須臾待次公子之至皆不許遂被執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公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公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左右命

之跪同敬。大罵勞武士，或以刀背折足。強之跪，同敬不屈。牽去將斬之。公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公，悚然遂止。說降百端，卒不屈。有德愈重之。館二公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張飲食如上賓。二公質和自若。會公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為念。遲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人。公方食，食撤。公笑曰：「與總督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同敬曰：「快哉！此行今日得死所，見者皆為泣下。二公顏色不變，揚揚如平常。總督藏一白網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為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巖下，公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於此。整衣冠，畢就刃。被殺時，大雷冬發，遠近士女皆為流涕。馬蛟麟泣殺雅重公，命以蘆席覆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公門下士也，與楊執入王邸，謀殮二公。啟視見公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子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二公於風洞山之曠野，築室於旁，守墓不去云。公孫翰林院檢討昌文，於十月遣詣永明王辭臨桂伯世爵，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解歸。先是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作吳語曰：「汝不忠不義。

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何問焉。九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於城隍。忽見宮侯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之。歸以告。有德駭然。為供雙忠神位於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於明月洞。清凝亦遷總督之柩。與夫人合葬焉。初安仁王英明特達。才畧過人。有知人之鑒。嘗曰。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只瞿先生一人而已。一日宴罷。夜半疾作。急召公入。付以後事。執手流涕曰。孤負先生。願永明王曰。國家事一聽先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而王第一羅漢也。先生好輔之言。畢而薨。相傳永明王。至寶鼎寺。禮肉身無量佛。佛忽起。立然。則羅漢後身之說。果不誣也。後王師曩績溪。執督師御史金聲。被殺時。洪承疇監斬。既死。尸不仆。洪入院。見聲衣冠儼然危坐。洪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此與瞿留守張司馬之身後現示者。彷彿相似。蓋忠魂義魄。固如河嶽日星。不容掩抑也。

外史氏曰。余嘗讀沈廷芳重修明兵部右侍郎左公碑銘後。自記曰。順治二年閏月二十日。公授命。是日萊陽鄉人見公衣白衣。乘白驢。進南門至家。夫人劉淑人問公歸來。曰。吾為興朝所囚。問以他事。則曰。方寸已亂。與時窗下有木榻。公坐良久。乃又去。其鄉人仍見公由南門出。無何。懋泰遣人御公柩歸矣。越日。公所知從南來。云是日暮。遇公於揚州。言欲往南。

京詢先帝。衣飾與所乘皆同。蓋公之忠誠。生死不忘君國如此。至今鄉人稱大忠先生。吾聞諸趙元睿云云。按公之與陳洪。範馬少愉。衰絰入都也。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陳太宰於廷哭。奠之。旋遣還出都。洪範請留公勿遣。乃迫遷。改館太醫院。公題院門曰。生為大明忠臣。死為大明忠鬼。又畫蘇子卿像懸壁間。繼聞南京失守。公南向慟哭。絕粒七日。嘔血題詩有云。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及諭降不從。遂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等俱被殺。公僕左夏王聯州爭死亦並殺。從來精忠大節。要皆有其素定者。故沒世猶有生。死。然公即不死。亦終為郝經之館於真州耳。豈能背主屈節乎。蓋玉可碎也。不可毀其白。此則數公之所同也。若碑後所記。則公之靈爽。尤為凜然。故兼錄之。

孫延齡

李定國。攻桂林。孔有德謂夫人曰。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若輩亦早為計。夫人曰。君無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兒曹何罪。而亦遭此劫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於難。當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自經。有德縱火焚其府。拔劍自刎。死子尋為定國軍士所獲。死於安隆。女以幼養於軍中。廣西平。女得歸。世祖與太皇太后憫有德殺子王事。令送入宮。為太后養女。名孔四貞。四貞年十六。太后為擇婿。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字孫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下詔求得之。奉太后命為夫。

婦。賜第西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上念孔後無人。並慮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為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延齡為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於擊刺。體勁捷。能超九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偶有章奏。輒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四貞美而才。自以 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以 太后故。貌為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 太后亦善視之。寵賚亞於親王。四貞不知以計愚之。謂其和柔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會三都統戴良臣等專權。四貞大悔恨。仍與延齡和好。以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於 上。三都統亦計之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大臣皆不直延齡。十二年。吳三桂反。以書招延齡。延齡招良臣等議事。伏力士擲蓋為號。盡縛斬之。即舉兵。三桂封為臨江王。廣西提督馬雄亦降。雄本三都統之助。延齡畏其逼。四貞日夜感 上恩。勸其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三桂命其侄世寶為金吾大將軍。領兵以恢復廣東為名。駐節桂林城外。延齡出迎。叙故舊。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數十突起。馬首。延齡於馬箠中出利刃。奮擊斃數人。力不支。為所殺。世寶送其頭於馬雄。雄對之掀鬚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乎。頭忽墮。目張口。躍起。直撲雄身。雄大叫曰。延齡殺我。嘔血數升而死。此與三國演義言吳斬關公。送其首於曹操。操

開函問雲長別來無恙事絕類。然彼固附會無稽語。而延齡事則載之四王合傳者也。烏乎其果然耶。四貞幼曾為三桂養女。遂拘之入滇。其子亦為世賓所殺。雲南老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焉。

縊鬼

秀水汪如洋。號雲壑。未第時。館於邑某紳家。嘗夜讀。至二鼓後。一少婦縞袂素裳。推扉入。汪訝之。起詰所自。婦言。故與主人女芳姑。將假還。尋舊好焉。汪以形迹可疑。阻之。婦爭之。不得。返身蹲戶外。以手探檻下。移時始去。汪益疑。急返。移燈往視。得一團。圍尺許。攜還。向燈審其物。非繩。非帶。如環無端。心知有異。即就火爇之。腥穢之氣。觸鼻難耐。忽聞哭聲自內出。詢館僮。知主人女。已以自縊。死。正驚詫間。前婦突至。檻前。覓其圈。不得。復入。向汪索取。汪對云。頃已焚却。且叱其速退。婦怒曰。與君素無仇怨。何忍下此毒手。然君貴人也。痛哭而去。未幾。館僮又來報。主人女。頃已解救。復甦矣。汪後中庚子。會狀出。為雲南學差。旋卒。卒時。有老僧至門。呼之歸去。先生亦自言。前生我眉山僧也。

乍浦之變

去年夏。倭夷破乍浦。殺掠之慘。積貨塞路。或棄尸河中。水為不流。其最可慘者。尤莫如婦女。

匪有黑白二種。黑者愚蠢。殆如犬羊。聽白者所驅使。亦不知畏死。故臨陣必使施放烏鎗。然破城時。亦知淫掠。凡所掠婦女。少艾者。必以供白鬼。黑鬼則自取老醜者多。有以數人送淫一人而死者。有楊生者。少年才俊。入邑庠。娶婦某氏。慧麗絕倫。至是才逾年耳。前一日。婦聞警。促生即往覓舟先遁。謂若待城破。恐求死不得也。生戀家。未忍決去。及夷匪至。始出覓舟。而滿城大亂。舟已不可得。急返。聞婦哀號聲。徹外趨入。見黑鬼六七。捽女髮。將按淫。爲生跪。爲祈免。羣匪怒。即捉生手足。釘於門上。旋捉女。褫其下衣。送就淫之。良久。宛轉呼號而死。乃棄之後。搜得僕婦數人。皆斃之。而出。有老僕匿於牀下。至是躍出。拔去其釘。抱生下。生不能起。立枕。婦尸痛哭。久之。踊跚出門。意將覓死。適遇白鬼數人。詢知狀。攜生歸。令認取黑鬼七人。殺之。有郭某者。漢奸也。素爲夷匪所倚。掌兵權。犒以三十金。俾令娶生。攜還。以其金命老僕往市兩棺。至殮訖。長號數聲。以頭觸棺。死。老僕即取空棺殮之。而自縊焉。其他遭其毒者。亦不勝舉。頃閱揚州十日記。歷叙城破被難之苦。令人不忍卒讀。亂離之際。大抵一轍也。又聞白鬼性亦淫毒。殆不下黑鬼。其所得婦女。嬖愛特甚。每日必用鼓樂交拜。坐筵一番。如新婚者。然頗頗好文墨。每入人家。遇名人書畫。如獲拱璧。爭取無少遺焉。

虎尾自鞭

廣陵某翁常挈其子游楚路入九疑偶日暮借宿僧樓時十月之望羈思無聊倚窗玩月忽風起山木皆震動葉叢叢落見一虎躍入後園坐大石上俄而大哭聲極淒楚既乃自舒其尾鞭背數百乃去父子大恐不敢復睡坐而待旦以語寺僧曰此間常事也因問虎何哭曰虎之性健忘方食人時不知其為人也覺已晚矣然其所食人爪獨不能化常梗胸中當清夜月明必自悔悔必哭意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之故鞭其背以自懲然遇風發威震時適有人至則故態復萌矣。

外史氏曰余自幼即聞父老言虎之食人必自踵而上食至首乃知為人則為之下淚棄去當時已覺其為誑已也後讀唐代叢書穆宗時有孫生與李生某者素友善一日李生忽亡去其家覓之久不得相傳已化為虎後孫生以事出京道經華陰山下忽遇一虎伏叢草中呼生問故人無恙兼述己之為虎問及家中消息繼以痛哭生乃呼之出見答以自慚形穢恐驚故人故不願見其言每有所遇亦知不可食但饑涎不能自主且囑其勿復至恐適遭餓吻也生悚然謹諾乃口占七律二首贈生大哭而去其所言食人之故與此小異而其所以自恨為獸則無不同也余獨怪世之虎而冠者其健忘既有甚於虎而其忍於橫噬以殺人初不知所悔也嗚呼虎猶如此奈何名之曰人而反不如虎乎



夷船

數年前傳聞瓊州境外忽來一船其長逾於洋船大稱之上有三層樓檣帆樯壯麗高人行疾於風而舟中不見一人中置銅銃圍徑寸許亦能無人自放中國大礮遠不及也於時人情洶洶以為必有島夷將與內地為患故為是先聲以示威云按海外惟荷蘭最長於用舟與銃其舟大者長三十丈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銜樹五桅船上以鐵為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旁置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窗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三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則裂此自沈不能為虜也其役使有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行出濤中如履平地舵後銅盤長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今暎夷犯浙自六月望後來定海聞其總兵百美及布爾利所駕船尚泊招寶山不去其船並長數十丈其形製與荷蘭之船無異而其中船板俱用銅色我軍嘗遣善泅者潛行水底至彼鑽之不能入據楊炳南海錄云暎咭喇國即紅毛番而外洋者謂紅毛自稱和蘭則此船即來自暎夷者矣

閩中紅夷本日本屬國舊往來閩地市易明神廟末年輒築堡於海墘為久駐之所甲子春有漳州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婿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

本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倭妻之數年思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之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云此係我國屬役者諭之當去隨傳命使歸各棄堡去遂蕩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是時雖為海墻之憂然止為日本屬國不似今之強大竟至與中國抗衡也。

附錄

據外洋考及海錄倭夷即荷蘭遺種亦即紅毛番外洋考言其長技惟舟與銃海錄亦言其最善連珠鎗而舟制尤極機巧其兵制頗得周禮遺意俗奉天主教其於內地諸神從無敬禮者惟見廟中所塑白無常鬼必瞻拜頂禮其他雖孔聖像亦任意褻玩甚有摧為薪者相傳前年寇孟波時其陸路統師布爾利入城隍廟曾褫去城隍冠服將改其服色及還舟忽自投作神語曰吾奉上帝命為斯土神雖本朝未嘗以國制加我必欲令我易服汝輩犬羊輒敢毀裂我冠服乎言畢即取佩刀自刺而死於是諸夷震悚次日仍如舊制製作衣冠備牲禮送至廟為神像穿帶畢相與羅拜謝罪然後去此其事雖近怪然亦其慢神之一徵也。

窺間手

七修類稿云。余嘗纂談園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桐鄉屬氏家掘得活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余謂此或人之所埋。本不足異。余二姊家張氏之族。有同居娣婦某氏者。素病咯血。一日日方中。至厨下午炊。瞥見墻下水甕之側。一手伸出。五指皆備。儼然人也。婦大駭。方呼眾往視。修已不見。眾即其處掘之。無所得。然婦自是常心悸。未幾竟死。

按照朝新語。徐太史用錫。未第時。偶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因記書言。鞭太歲者可轉禍為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遍身眼愈明灼。自是領鄉薦。連捷官。至侍講。則謂太歲如人。而無目者非矣。抑其類有不一歟。

### 挖眼

明史黨載韓雍。長洲征廣西。猛獠嘗與僚屬論兵。輟門取俘斬數人。探心腦噉之。立盡。見者失色。而雍談笑自若。此真威克厥愛者也。頃有督撫某公鎮海疆者。凡遇劇賊。輒抉其目。珠嘗微行至茶肆中。見一英吉刺人。方與同伴相爭。拔刀欲刺。同伴逃去。其人將追殺之。問之其人言。本將殺其仇家某。而某獨為之勸阻。將先刺之。某公言曰。殺人者死。汝國中之法亦然。今其勸汝者愛汝也。汝奈何欲殺之也。其人大志曰。汝何人敢來為渠游說乎。可亟去。

勿嘗吾刃某公即返至署。立飭捕役數輩往拘其人。至公衣冠坐堂皇。喝令抬頭。其人仰視始悟。即肆中所遇也。乃懼伏不敢動。公即起至階前。一手捽其髮。投兩指插入目中。則血淋漓。雙珠隨手出矣。隨乃撩襟拭其指血。且拭且罵曰。賊匪。先教汝知本部院手段。待拿汝同伴。並誅可也。凡挾目公必親自舉手。挾畢。輒以衣襟拭其指。故襟上盡赤如胭脂。蓋此事隸役莫能任使也。竊謂此法以處劇盜大猾。縱不即行誅戮。亦可杜其後患。非但以立威也。然公今已以淫刑為御史所參矣。

狐妖

國初時。邑中某為其戚招飲。迨暮始歸。過鐵店街。遇一美鬟。蓮步蹇澀。珊珊然來。時秋雨乍收。路涼。女乞某負過涼處。某喜諾。徑負至家。女詢知為其家。雙波斜轉而笑曰。知兒負我來。欲何為。某亦笑曰。卿試猜之。女曰。然則子宜僵矣。某狂喜。挽與入帷。畧亦不拒。押睡既畢。女顧見四壁蕭然。牀中敝衾敗薦。嗤之曰。一寒至此。而猶思作風流措大耶。生覺有慚色。已復疑其為妖。女已知之曰。我誠非人。然不為汝禍。勿怖也。某心戀其美。即亦不懼。惟以其在弱。不堪糟糠為慮。女曰。但能共矢白頭。此亦易耳。某益喜。次日偶出門。比歸室中。几榻衾褥。煤然一新。驚問所自。女曰。適借之妙家爾。至晚膳。某歎曰。有客無酒。相對亦屬無聊。女不答。一

轉眼則斗酒隻雞。臚列几上矣。自是凡某有所需。無不應手。至某嘗戲問曰。卿具此神通。何難為致千金。一洗酸態。對曰。妾與君有夙緣。故冒嫌為此。凡人飲啄有定。過此恐不為君福也。後月餘。女託在省姊家。數日乃返。詰之。女曰。姊氏偶染微疾。故少留扶持也。某疑其別有所私也。謂之曰。沈宗善家好。勿去崇他。女曰。彼家牆高又多犬。且彼福人不可近也。無何。某以酒後誤傷人命。入獄。女朝夕入視。時攜餽餌相餉。獄卒無知者。會于七倡亂山東。一日官軍方與對陣。忽見一女子白綿戰袍。首戴雉尾。持綠沈鎗。躍馬率數十人。馳入賊陣。賊乃大潰。七就擒。及問所自。女以某妻對。將軍上其功。某因此亦得末減。發錦州充軍。臨行。女請從。某不可。曰。有押役在。女曰。彼何知。至淮上。我別有投。比至淮。別去。後二年。遇赦還過淮。逆旅主人曰。自往年客去。此間有妖火為祟。今不敢屈留。某心疑是女。因請止宿樓中。入夜。某於燈下獨酌。忽見女華妝而至。向某萬福曰。郎亦無恙耶。某大喜。邀與共飲。絮問前事。女曰。但為君故。致卧榻之側。不容他人。今幸可相從去矣。次日遂攜以行。過蘇州。方屆五日。有龍舟之戲。某偕女游焉。女飲大醉。枕於膝上而卧。輒化為狐。初鄰舟一鄉官某。見女窗中豔之。及是乃招某去。許以五百金贖焉。某心念彼異類也。終非良匹。若守死柱下。何日得富貴。遂與署券而還。女已覺罵曰。負心賊。妾自問於汝不薄。今纔得生還。遂忍以數百金。而棄如敝屣。

乎。今不忍汝殺。但篋中鈿盒。須見還也。言訖。向篋內取其盒。納懷中。徑出登岸。揮淚而去。蓋此盒乃女送某往錦州時所贈。凡遇窘急。啟之。必有數金存焉。某以是在戍得免凍餒。至是自悔負女。然不可追矣。悵然解纜。至家年餘。竟以窮餓死。

附錄袁氏傳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洛中。至魏王池側。有一大第。洛人指此袁氏之第。恪徑往扣扉。良久。忽有女子。啟閤。容光鑑物。豔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啟其烟媚。蘭房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處子。潛窺而已。女摘庭中萱草。凝思久立。遂製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詠既畢。遂來窺簾。忽覩恪。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且曰。小娘子少孤。更無姻戚。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女子乃去。美豔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處於此。恪未室。又覩女子。婉麗如是。乃進媒而納為室。三四歲。忽遇表兄張閑雲。恪止宿其家。寢張生握手。密謂曰。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何所遇。恪辭以未有所遇。張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氣色。陰陽侵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

用漸薄。精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鑠。何堅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即此是也。恪曰。某一生迍邐。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乎。授以寶劍。曰。此亦干將之亞。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倘攜置密室。必覩其狼狽。恪受劍。張告去。恪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用心。則大痴不食其餘。恪慚。顏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彼恪之長安。謁舊友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康張萬頃。為經畧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過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極高。能別形骸。善去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遂辨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其僧院。若熟其徑者。遂持碧雲環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復悲哮捫蘿而躍。袁氏怛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思

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沈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復返視恪驚怛良久撫二子一慟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為貧僧為沙彌時所養也碧玉環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迴棹更不能之任矣

此傳為唐顧曼撰予愛其叙次中工於描寫中間論人故分界精闢如黃庭陰符諸經而其事人可以為警改節錄以附於此

外史氏曰太史公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歸震川先生曰凡人當厄困時得人一言之善輒不忘於心况袁氏之於孫生者乎且以孫生之貧不能娶而驟得一神仙中人而可以育子可以治家為孫氏更綿血食於無窮與生處十餘年而琴瑟曾無間也袁氏復何負於生乎無負於生則人之可也室之可也奈何以一人之言而忍以齒其劍哉然使生惑於張生之危言而不復顧夙昔之恩義則以袁氏神通如此安知不反受其禍如某生之於狐女也幸也天良未泯撫劍猶豫卒為袁氏所諒而克保其終也然抑已危矣

織里婚事

織里某翁家饒於財生一子質頗聰秀翁視為家寶稍長為聘同邑某氏女年十八即為之



成婚某氏女纔及笄耳。無何已屆期矣。某子忽患暴疾。乃倩媒氏至女家備述。翁意言新郎之病雖大勢無妨。然醫者云。若此時遽令出門迎娶。恐生意外之變。若蒙曲賜周旋。免其奠雁。臨時當仍備輿從。迎令嫂往與成禮。則所全者不少矣。女家父母皆許諾。媒氏還報。明日迎女去。顧婿病已亟。實不能行禮。草草送入洞房。竟夕擾攘。不復能就枕。次日其子竟死。女猶未及廟見也。此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間事。先是翁以將燕容召屠者宰猪。屢宰不絕。而又無血。及其他雞鴨等物皆然。其庖人所烹猪蹄。個個皆作殷紅色。如塗鮮血。識者已共知為不祥。而翁猶迷而不知止。以致此誤也。惜哉。

外史氏曰。此事余聞之丁子香。時許汝樵亦在座。惻然曰。此女固未廟見也。嫁之可矣。余謂即已廟見矣。已與某子合歡矣。而以十六七之紅顏少婦。又無遺孤可撫。而必令其以寡鵠終身於心安乎。然此女既已歸壻門矣。此非如置器者。以不得其用。而遂可轉售諸他人也。况以今之世。雖在閨閣。皆喜矯立名義。甚有未婚而與主迎娶。與殉其夫者。此固小兒女一時激烈之所為。君子所不願見也。然而王法猶有所不禁也。况其壻之死。固已在迎娶之後乎。昔者宋伯姬不肯下堂。以及於難。君子謂其女而不婦。是女子之出門。原不容輕舉。而况在嫁娶之際。故曾子問。言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如

之云者謂亦如壻之服齊衰以弔既葬而除者不終喪也其所以不終喪者不以為婦之服服之也不以為婦則別嫁他族可矣然此固為未入門者言也其在入門之後者豈得復援此例乎惜也某翁請之女之父母許之此皆庸人自擾而此女之身則已為覆水之難收矣可勝歎哉

臭金

林邑船官徐狼川言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所謂裸國者也雖習裸袒猶恥無蔽惟以暝夜與人交市闇中臭金便知好惡曉看皆如其言據八紘譯史乃羅剎國人在婆利之東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則掩其面云又有羅剎鬼國在東海大洋之中田漪亭雲言巡撫廣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之駿耳不能聽以眉聽尤奇蓋不獨牛以鼻聽龍以角聽異氣之鍾於物也

相傳高邱宋公華精於賞鑑能於暗中辨書畫之真贋百不失一此別以絹紙之精粗厚薄而得之於手者吾邑沈賓谷清齋玩雙目皆瞽不能出門一步然好與人為葉子戲摸其牌而配合棄去之雖巧者莫能勝也尤奇

佛時貞觀

姚秋農先生典試廣東闈墨中有用佛時字者呈存時先生以佛字出佛書黜之及道光庚辰先生以都御史為總裁三場中有一硃卷舉及貞觀年號者又以貞觀乃漢代年號被黜或綴一聯嘲之曰佛時云出番書菩薩呼冤夫子笑貞觀乃稱漢代武皇長歎太宗驚事却可笑然先生學有根柢疏謬當不至此或闈中同事者為之也

剪舌

劉燮字隱園吳郡人父嘗作令江陰官囊頗富突性鄙而質純作文常苦思終日不得成章迨其成也錯寫金根顛倒紫鳳見者無不絕倒其父遂為之援例入監後父死每忌日祭儀俱極不堪妻以為言則曰渠輩從不為子孫計詎嘗想噉子孫羹飯耶以其父在時好結交也以祖母為疑其少子則以老娼呼之居常數米而炊自僮僕以及子女蔬食常不得飽過其妻尤酷亦不知有親族交友惟自奉極奢畜一婢張氏性悍戾以其善於牀第也遂納為妾妾素饕餮劉亦非肉不飽一日妾思食鱘鱓命女僕就肆市焉妾以為少疑其竊食抵其器於地大罵婢力辨其誣妾愈怒命僕某捉住剪其舌立斃蓋婢有國色劉嘗與婢妾偵知之妾性本奇妬思置之死而未發也至是乃償其夙恨焉及女父控官劉行賄於知縣某公蔽其罪於他婢婢不勝拷掠遂誣服詳報後上官遽為咨部婢引領以俟秋決而已然劉自

是家驟落妾不耐清苦遂與劉謀為倚門計劉欣然曰飢寒至身不顧廉耻古人已教我矣許之妾雖貌僅中人然以其善淫也接客之後車馬填門劉感其活命之恩且畏其威求所以媚妾者無不至偶購得石濤和尚白描春宮命酒賞之酒至甫展首頁忽聞叩門聲甚急驚起出視有縣隸數輩持牒入繫劉與妾而去蓋是時前令以侵蝕賑米褫職新令某以進士班來代入署見門中一兔伏焉心異之既而悟曰門中有兔乃寃也邑中得母有寃獄者乃寢夢一女子披髮跪牀前張口噴血似訴寃狀而口中無舌恍惚間又一女在旁痛哭久之起至庭中取一弓竭力挽開將射令驚寤晨起點囚至婢婢呼寃審視即夜中所夢也因思其挽弓而射者乃張字也立喚役持牒拘劉與妾至一鞠而服遂出婢而殺妾劉以同謀行贓論絞瘦死獄中。

按醫經古為心苗故斷其舌則死然亦有不死者直隸吳直銓無素行好漁色不避親族一日將奸其女女偽許之從入卧內裙腰甫解先索其舌吳狂喜伸舌故也女一口嚙斷其大半呼救命家人咸集執而訴於官以亂倫論死是其人初不死也。

又邑中沈某者嘗游幕以刑名致富千金援例分發東河縣丞性喜嬖童一童素以少俊得幸後以恃寵忤意斥出童銜恨之倩人求復役某許之遂入長跪謝罪某視其婉媚可

憐樓入懷中童故與繾綣索其舌嚙得其半某昏絕於地童出至署外聲言某官欲行強  
奸已不勝忿故嚙其舌遂赴黃河死某以有玷官箴革職然未死也此皆嘉慶戊寅事也